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七十六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八百二十四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七十六

服飾部七

帳

帷幕

幔

幃

幄

帟

幌

屏風

簾

帳一

釋名曰帳者張也張施於牀上也

海錄碎事曰斗

帳小帳也形如覆斗

漢舊儀曰祭天紫壇有紺幄帳

增漢書曰尚書郎作文書起草更直於建禮門臺給

青縑帳

晉令曰錦帳為禁物

柴子大七折曰錦衾

內設羅幃幘帳也 唐六典曰凡大駕行幸預設三部
帳幕有古帳大帳次帳小次帳小帳凡五等古帳八十
連大帳六十連次帳四十連小次帳三十連小帳二十
連凡五等之帳各三是為三部其外置排城以為蔽捍
焉

帳二

增三輔舊事曰燕太子丹云秦始皇置高漸離于帳中
擊筑 原又曰秦時奢泰渭水貫都以象天河橫橋南

度以象牽牛後宮列女萬有餘人婦人之氣上衝於天
縑帳綺帷木衣綈繡土被朱紫 增漢書曰秦起咸陽
而至西雍離宮三百帷帳不移而具 神仙傳曰漢初
茅君當受神靈之職衆賓皆至忽然有素縑帳於屋下
敷數重白氈金案玉杯人皆醉飽 又曰茅君仙去民
為立廟茅君在帳中與人言 原史記曰沛公入秦宮
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
沛公出舍沛公不聽張良諫乃止 益部耆舊傳曰翟

酺上事云漢文帝連上書囊以為帳惡聞紈素之聲

漢武故事曰上以琉璃珠玉明月夜光雜錯天下珍寶

為甲帳其次為乙帳甲以居神乙以自居 漢書曰東

方朔云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

達之衢 史記曰丞相公孫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而見

上嘗坐武帳中汲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

人可其奏事其見敬禮如此 增趙飛燕外傳曰成帝

為后別開遠條館賜紫茸雲氣帳 原東觀漢記曰桓

榮常寢病太子朝夕遣中人問疾賜以帷帳奴婢曰如
有不諱無憂家室也後病愈復入侍講 增又曰馮魴

永平中上行幸于諸國敕魴車駕發後將緹騎宿玄武
門複道上詔南宮複道多惡風寒老人居之且病痲音肥

風病苦內者多取帷帳東西竟塞諸窗望令致密 原馬

融別傳曰融為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善鼓琴好吹笛
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嘗坐高
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

入其室者 增抱朴子曰蔡伯喈到江東得論衡中國諸儒覺其談論更遠疑得異書求帳中隱處果得之

風俗通曰漢靈帝好居武帳京師皆競為之後董卓擁羌兵掠宮掖 魏志曰呂布將辭袁紹還洛紹欲殺之

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三十人辭以送布布使止于帳側偽使人於帳中鼓箏紹兵卧布無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亂斫布牀被謂為已死明旦紹訊問知布尚在 又曰典韋拜都尉太祖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人

嘗繞帳晝立侍終日夜宿帳左右 又曰曹爽從帝朝

高平陵司馬宣王語弟孚曰陛下在外不可露宿促送

帳幔詣行在所 原傅子曰魏太祖武皇帝恐嫁娶之

奢僭公主適人皆以阜帳從婢不過十人 增魏武遺

令曰吾與妓女皆著銅雀臺上施六尺牀練帳月朝十

五輒向帳作樂 吳志曰蔣欽字公希拜左護軍孫權

嘗入其內母疏帳縹被權歎其貴而守約敕御府為母

作錦被改易帷帳 吳時外國傳曰斯調王作白珠交

結帳金牀上天竺佛精舍天竺王見珠圓好意欲留臣

下諫乃止 鄧德名南康記曰陽道士葬寶經巖數年

屍猶儼然葛帳覆之 晉略曰張方兵入洛御寶織成

流蘇武帳皆割分為馬鞞矣 郭子曰許侍中顧司空

俱作王丞相從事夜飲極歡丞相使二人眠已帳中顧

至曉不得熟寐許上牀便大鼾睡丞相語諸客曰此中

亦是難眠處耳 幽明錄曰晉朱黃祖奉親至孝母病

篤天漢開明有一老公將小兒持箱自通即以兩丸藥

賜母服之患頓消因停宿夜中聽事上有五色氣際天
琴歌清好祖徃視之坐斗帳裏四角及頂上各有一大
珠形如鵝子明彩炫耀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

熟絳綾帳絳絹幄 晉令曰桓玄小會於西堂殿施絳

綾帳鏤黃金龍御五色羽葆流蘇羣臣竊相語曰此頗
似輜車亦王莽仙蓋之流 俗說曰桓玄在南州妾當

產畏風應須帳桓曰不須作帳可以夫人故帳與之

語林曰劉植詣石崇如廁見有絳衣帳大牀茵褥甚麗

不復行乃更如他廁 世說曰郗超為桓溫參軍時謝

安王坦之嘗詣溫溫令超帳中卧聽安笑曰郗生可謂

入幕之賓矣 又曰卞範之為丹陽尹羊孚南州暫還

往卞許云下官疾動不堪坐卞便開帳拂褥羊逕上下

大牀入被就枕卞迴坐傾睐移晨達暮羊去卞執手曰

我以第一流期卿卿莫負我 南史宋武帝征慕容超

圍廣固將拔之夜忽有鳥大如鵝蒼黑色飛入帝帳裏

眾以為不祥獨胡蕃賀曰大吉之祥也明旦攻城陷之

齊書曰高祖儉素內殿黃紗帳 又曰吐谷渾王河

南其國多善馬有屋宇雜以百子帳即穹廬也 酉陽

雜俎曰北朝五月進五時圖五時花施帳之上 隋書

曰煬帝北巡欲誇兵威令宇文愷為大帳其下坐數千

人帝大悅賜賞甚多 唐書曰高祖時吳王杜伏威獻

竹帳上以勞人不受 又曰始畢可汗衙帳無故自破

高祖曰此何祥也內史令蕭瑀進曰昔魏文帝幸許昌

城門無故自壞帝惡之返其年文帝崩始畢帳壞即其

類也高祖然之 又曰武后常御紫宸殿設慘紫帳

知命錄曰李嶠當則天朝拜相帝幸宅見卧青絕帳賜御用繡羅帳嶠卧不安席明日奏少時相者謂不當華欲用舊也 明皇雜錄曰楊國忠錄子帳希世之寶人

不能計其直 唐六帖曰貴妃妹虢國夫人與國忠並驅道中靚妝盈里不施帷帳人謂之雄狐 杜陽編曰

明皇友愛至厚殿中設五幄與諸王處號曰五王帳

又曰元載寵姬薛瑤英載設金絲帳處之 又曰李蔚

咸通十四年詔迎佛骨乃以珠玉為帳 又曰同昌公
主堂中設連珠之帳績真珠為之也 世說曰捲柳為
圈以相連鎖百張百合圈多故以百子名之唐人婚禮
多用百子帳持貴其名與婚禮宜而其制度則非有子
孫衆多之義 吳越備史曰錢鏐夫人嘗以玉寢帳墮
裂乃造青縑帳將易之王曰作法于儉猶恐其奢但慮
後代皆施錦繡耳卒不用 傳燈錄曰党大尉銷金帳
下淺斟低唱醉飲羊羔 記聞譚曰京師娼陳嬌如姿

藝俱美睦州尹一見求納焉嬌如曰願得錦帳三十里
乃可蓋戲之也翌日載錦帳數十車張之陳大驚乃如
前約

帳三

增翠羽

金雞

唐玄宗皇后王氏廢為庶人王諶作翠羽帳賦安祿山名登勤政樓上設幄

坐之左置

白綃

烏練

拾遺錄曰蜀先主甘后坐於白綃帳中于戶外望之如月

金鷄帳

下聚雪

吳時外國傳

曰東齊夏施烏練帳

琉璃

玳瑁

拾遺錄曰董偃常卧延清之室

設紫琉璃帳

武帝

三雲

七寶

西京雜記曰成帝設雲帳雲幄雲幕

起望仙臺設玳瑁帳

于甘泉紫殿世謂之三雲殿 武后時嬖臣張易之為
母臧作七寶帳有魚龍鸞鳳之形 又酉陽雜俎曰平

康坊菩提寺有郭令
公王夫人七寶帳

翡翠

芙蓉

離騷曰翡翠帳飾
高堂 白居易詩

曰芙蓉帳

白紬

紫綃

杜陽雜編曰酷吏吉溫楊國
忠當國引拜京畿關內採訪

暖度春宵

使安祿山敕吏設白紬帳于傳以俟命 又曰元載芸

暉堂戶牖內設紫綃帳得於南海溪洞中鮫綃之類也

經疎而薄如無所礙雖屬凝冬而風不能入盛暑則涼

自至其色隱隱馬忽不知其為帳也惟見卧內紫氣而

已 九龍 九華 南唐書曰閩王鱗吏歸守明者以色
見倖號歸郎鱗命工作九龍帳國人

九龍

九華

南唐書曰閩王鱗吏歸守明者以色
見倖號歸郎鱗命工作九龍帳國人

歌曰誰謂九龍帳唯貯一歸郎 白居易長

恨歌曰聞道漢家天子使九華帳裏夢魂驚 紅羅

紫錦

古詩曰紅羅復斗帳四角垂香
史曰漢武帝以紫錦為帳

金霞

青綃

趙飛

燕外傳曰后以真蠟國獻萬年蛤妝玉成金霞
帳帳中常若滿月拾遺記曰展青綃之帳

流蘇

辟塵

海錄碎事曰流蘇帳乃盤結繪繡之毬五色錯
為之同心而下垂者也瑯嬛記曰謝靈運有

帳曰
辟塵

散春愁

迎秋月

醉忘歸

夜酣香

南部煙
花記曰

隋煬帝建迷樓樓上設四寶帳一曰散春愁二曰
醉忘歸三曰夜酣香四曰迎秋月皆雜寶所成

無

文示撲

隔紗授業

漢書曰文帝帷帳無文繡以示敦
樸為天下先韋逞母宋氏家世

受周官音義生員百二十人
隔絳紗帳授業號文宣君

帳四

原寶帳

西京雜記曰帝為
寶帳設於後宮

錦帳

石虎鄴中記曰冬月
用明光錦以白縑為

裏名複帳帳之四角安純金銀鑿鏤香爐蕪以百和香
帳頂安金蓮花中懸金箔織成錦囊 杜甫詩曰叨陪

錦帳 司馬相如美人賦曰芳香芬列 黼帳高張
坐 黼帳 杜預七詰曰張參天之黼帳 鮑照蕪

城賦曰若夫 玄帳 棗據五言詩曰涼風
藻局黼帳 動玄帳明月皎素輝 增組帳 抱

子曰組 羅帳 劉元休詩曰 玉帳 杜甫詩曰玉帳分
帳霧合 羅帳延秋月 玉帳 方射敵營 蘇軾

詩曰玉帳夜 珠帳 詳帳二 又蒲萄 蕙帳 北山移
談霜月苦 架曰草龍珠帳 蕙帳 文曰蕙

帳空兮 虎帳 南唐書曰梁王徐知諤嘗遊林山除地
夜鶴怨 為廣場編虎皮為大幄率僚屬會於下

號曰虎帳忽遇暴風飄虎帳碎 秋帳 江淹別賦曰秋
如飛蝶知諤驚遠棄歸數日卒 秋帳 帳含茲明月光

密帳 李商隱效徐陵體贈更衣詩曰密帳真珠
絡温幃翡翠裝楚腰知便寵宮眉正鬪強 原

金織

魏略曰大秦國出金織成帳五色牀

碧復

瀨鄉記注曰老君碧復帳孔子青復帳

不作衣

風俗通曰俗說帷帳不可作衣令人病癘

壞為袴

晉謝尚為江夏相都督始到官

郡府以布四十疋為尚造烏衣帳尚壞之以為軍士襦袴

大人施

魏武內誡令曰後宮止設青布

帳公女常謂太祖曰大人自可拖帳當令君臣上下悉共見之

將軍撤

晉中興書曰紀瞻勸中宗

即位帝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績撤去御座帷帳瞻叱績曰帝座上應星宿敢自動者斬帝為之改容

絡

以珠翠

潘岳西征賦曰從逸遊於角觝絡甲乙以珠翠

飾以流蘇

擊虞決疑要注曰天

子帳以流蘇為飾

藻帳垂陰

曹植詩曰華屏列耀藻帳垂陰

綵帳照野

成

綵洛神賦曰綵帳照野丹絳燭天

向帳作伎

魏略曰武帝嘗與妓女宴於銅雀臺施帷帳醉

輒向帳
作伎

他帳遙望

桓子新
論詳幄

春施錦帳夏用單羅

石虎

鄴中記曰春秋施錦帳表以五色絲為袂帷
夏用單紗羅或綦文單羅或穀文羅為單帳

冬施青

布夏施青練

晉陽秋曰中宗性簡儉沖素有司嘗奏太
極殿廣室施絳帳帝曰漢文集上書阜囊

為帷遂令冬施青
布夏施青練帷帳

帳五

原詩梁沈約詠帳詩曰甲帳垂和壁螭雲張挂宮隋珠

既吐曜翠被復含風 增陳後主詠帳詩曰錦作明玳

牀黼垂光粉壁帶日芙蓉照因吹芳芬拆 唐白居易

青氊帳詩曰合聚千羊毳施張百子拳骨盤邊柳健色
染塞藍鮮 元謝可宗詠紙帳詩曰清懸四壁剡溪霜

高卧梅花月半牀繭甕有天春不老瑤臺無夜雪生香
覺來虛白神光發睡去清閒好夢長一枕總無塵土氣
何妨留我白雲鄉 劉秉忠詠亭帳詩曰草色如波照

碧空新開一朵玉芙蓉雄風吹斷襄王夢高捲巫山十
二峰 張昱詠演法師惠紙帳詩曰銀鐙夜照白紛紛
四面光搖白縠文隔枕不聞巫峽雨繞牀惟走剡溪雲

風和柳絮何因到月與梅花竟不分塞北江南風景別
却思羶帳舊從軍 陳泰詠紙帳歌和全初上人韻并

簡劉光朝時朝納寵故戲之耳詩曰道人於是百不聞
歲晚鶴骨誰相溫禪牀繭光薄如霧宜月宜霜復宜露
夢回蘄竹生清寒五月幻得梅花看初疑翠幕輕無力
一片凝秋剡中色道人巧手天機深兩杵獨伴堦蛩吟
卷舒似聽桔葉音珍重莫遣烟煤侵百年富貴誰能免
錦幄彤廬語恩怨可憐老楮歲寒心用舍在吾難自薦

君不見燕山穹廬羶百幅狎坐圍春醉紅玉道人
不學製戎衣空煮南山卧茅屋安知幕天席地一
希夷長共青山白雲宿 明高啟詠紙帳詩曰剡藤
裁素幃坐使諸塵隔冬室自生溫寒窗屢更白不
隨直省被長覆棲禪簣思曾雪夜時宿伴山中客

帷幕一

原釋名曰帷圍也以自障圍也幕幕絡也在表之稱也
說文曰在旁曰帷在上曰幕案爾雅覆食亦曰幕廣

雅曰帷幕帳也 增易曰井收勿幕 原禮記曰國君

與卿圖事館人布幕于寢門外 增又曰帷薄之外不

趨 又曰士使人弔撤帷主人迎弔于寢門外 周禮

曰組綬所以繫帷 又曰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

又曰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帷宮設旌門 吳澄注帷宮者王止息或

張帷為宮也 又曰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

戰國策蘇秦曰連衽成帷 史記蘇秦曰舉袂成幕

文選曰舉袂成帷 夢書曰夢見帷帳主陰憂事

帷幕二

原歸藏曰昔女媧筮張雲幕而枚占神明 增左傳曰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聲已不視帷堂而哭 又曰公孫
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冬公薨臧
宣叔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筮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
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晉 又曰晉侯使卻克徵
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卻子登婦人笑于房獻
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 又曰泉丘人有

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 又曰公孟有事
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 又曰晉
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 又曰昭公二十九年衛侯
來獻其乘馬塹而死公將為之櫝子家子曰從者病矣
請以食之乃以帷裹之 又曰哀公八年二月吳伐我
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于幕
庭 呂氏春秋曰伍子胥將欲見吳王而不得客有言
之于王子光者王子光見而惡其貌客以告子胥曰此

易改也願令王子重帷堂上而見其衣王子光許之子

胥說之半王子光褰帷搏其手而與之坐 史記曰李

牧為趙將收市租皆入幕府 漢賈誼治安策曰大臣

坐淫亂者曰帷薄不修 漢書曰衛青征匈奴大克武

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下府中因號幕府 漢武帝內傳

曰七月七日宮掖之內張雲錦之帷燃九光之燈候西

王母至也王母以紫錦為帷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為

皇后其弟上遺金錯繡帷 漢書曰成都侯王商第內

大池以行船立羽蓋張帷幄 後漢書曰更始委政趙

萌日夜與婦人飲宴後庭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

不得已令侍中坐帷中與語諸將識非更始聲出皆怨

曰成敗未可知遽自縱放若此 又曰明德馬皇后既

處椒房大官上飯重加幕覆輒撤去 又鄧禹傳曰光

武策禹謀謨帷幄 又張酺傳曰孟侯經博待言帝幕

拾遺記曰漢安帝好微行於郊坰間或露宿起帷宮

千間皆用錦罽文繡 原魏書曰魏太祖雅性節儉帷

帳壞則補納 增又曰司馬景王奏太后廢齊王芳曰

帝於凌雲臺曲室中施帷見九親婦女 原晉陽秋曰

晉武帝令曰殿前及武帷織成帷不須施也 增又曰

謝安劉夫人帷諸妓作樂太傅暫見使下帷太傅索更

開夫人云恐傷盛德 原又曰穆帝立年始二歲皇太

后褚氏設白紗帷於太極前殿擁帝臨軒 增宋書曰

袁粲每經傅昭戶輒歎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

人斯在豈非名賢乎 齊書曰毛惠素為少府卿性孝

母服除後更修母所住處帷屏每月朝十五向帷悲泣
旁人為之感傷終身如此 齊書曰高穎參謀帷幄決

勝千里 唐書曰魏徵疏云臣奉侍帷幄十餘年 又

曰房玄齡有決勝帷幄定社稷功 天寶遺事曰長安

貴家春遊載油幕遇雨則覆雨 唐書曰杜暹為監察

御史往磧西覆屯蕃人齎金以遺暹固辭不受左右言
不可逆其情乃受而埋之幕下既去乃移牒令取之

又曰鄭畋坐籌帷幄終能復國 又曰文宗御紫宸殿

韓約奏甘露降金吾左仗樹李訓舒元興奏陛下宜親
往以承天休詔宰相羣臣往視還訓奏言非甘露帝顧
中尉仇士良等驗之訓因欲閉止諸宦人使無逸者宦
人至仗所會風動廡幕見執兵者士良等驚走告曰李
訓反士良遣神策副使率衛士捕訓黨千餘人斬之
又曰唐懿宗賜公主瑟瑟幕紋如碧絲貫以真珠雖雨
不濡 宋史曰范仲淹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以羅綺
為帷幔者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

清儉安敢亂吾家法敢持至吾家當火於庭 閒窗叢
話曰蘇東坡守汝陰日作擇勝亭以帷幕為之世所未
有也

帷幕三

原羅帷

紗幕

魏文帝與繁欽書曰白日西逝清風赴
闌羅帷徒祛元燭方微 又古詩明月

何皎皎

照我羅牀帷 又文選詩微風吹閨闌羅帷自
飄揚 王子年拾遺記曰漢武帝李夫人死後嘗思夢

之命工人依圖作李夫人形刻成
置輕紗幕裏宛若生時帝大悅

錦帷

綈幕

典畧曰孔

子反衛見夫人在錦帷中孔子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
再拜 又王子年拾遺記曰漢武帝以珊瑚為牀紫錦

為帷 又曰武帝好微行於池傍遊宮以漆為柱鋪黑綈之幕器服乘輿皆尚黑色

增荔帷

蓮幕

屈平九歌曰罔薜荔兮為帷 庚景行泛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以入王儉府為蓮花池因謂之

蓮幕

原運籌

撰歷

史記曰漢六年正月封功臣張良未嘗有戰功高祖曰運籌帷幄中

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

劉歆與揚子雲書曰

紫綃

帷 青油幕

王子年拾遺記曰吳主孫權趙夫人善畫巧妙無雙權居昭陽宮倦暑乃展紫綃之

帷夫人曰此不足貴妾欲窮思慮能使下綃帷而清風自入視外無有蔽礙列侍飄然自涼若御風而行 宋

書劉穆之孫瑀任宦甚不得意至江陵與顧峻書曰朱脩之三世叛兵一旦居荊州青油幕下作謝宣明面孔

見向 又韓愈李正封聯句詩曰從軍古云 樂談笑青油幕燈明夜觀棊月暗秋城柝

合疏縷

張綺羅

劉向說苑曰晏子復於景公曰且合升斗之微以滿倉廩合疏縷之緯以成帷幕 葛洪

神仙傳曰淮南八公詣淮南王安門皆鬚眉皓素王欲少者八公皆成十五六童子門吏以白安聞之不及履

即出迎之以登思仙之臺

然明誦

延年寢

東觀漢記曰張

張綺羅之幕設象牙之席

奕字然明至匈奴時休屠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遂燒度遼將軍門列屯赤地烟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

奕安坐帷中與弟子誦書自若軍士稍安 漢書曰

江都王釗字延年為將善綏御士衆寢止布幕而已

增孫峻置酒

鄴掾嫁女

吳志曰孫峻欲誅諸葛恪置酒伏兵於帷中 史記曰西

門豹為鄴令問民疾苦長老曰鄴三老廷掾常為河泊娶婦河上張絳帷女居其中如嫁女之法

帷幕四

原成帷

淮南子曰先鍼而後縷可以成帷先縷而後鍼不可以成衣

下帷

史記曰董仲舒

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以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三年不窺舍園

綺帷

長門賦曰張綺羅之幔帷

垂楚組之連網

組帷

庾闡揚都賦曰皇帝乃坐路寢御組帷

增素帷

潘岳寡婦賦曰

代羅幃以素帷又曰入空室兮望靈座帷飄飄兮燈熒熒

遙帷

江淹詩曰汎瑟卧遙帷

書

帷

杜甫詩曰講殿闢書帷

總帷

謝朓詩曰總帷飄井幹總細布而疎為靈帳裙

原動

風

大暑賦曰雄風颭然時動帳帷之織羅

鑿月

阮籍詩曰薄帷鑿明月清風吹我衿

下

羅帷

琴操曰雍門周說孟嘗君云下羅帷來清風

張翡翠帷

司馬相如子虛賦曰張翡翠帷連

羽蓋

又宋玉招魂曰翡翠飾高堂此

朱帷連網

張衡南都賦曰暮春之禊元已之辰

方軌齊軫被於陽賓
朱帷連網曜野映雲

丹帷連網

曹植古詞曰還行秋
殿入侍君王椒房丹

帷楚組

敝帷埋馬

禮記曰敝帷不
棄為埋馬也

以帷縛妻

左傳曰齊

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
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葬而知匿其

昵其誰納之

增六幕

前漢禮樂志曰紛紜六
幕浮大海猶言六合也

原疊

幕

馬季良奏馬賢事曰賢專於
軍設重帷以疊幕油表其上

毳幕

李陵答蘇武書
曰韋鞬毳幕

唐玄宗本紀亦曰
捐毳幕而趨雁塞

增繡幕

瓊奴歌曰繡幕後擁春風
李白詩曰羅帷繡幕

圍春

脩幕

宋玉招魂曰離榭
脩幕侍君之間

烏幕

韓愈序曰大夫
烏公以石生為

才羅而致之幕下又以温
生為才亦羅而致之幕下

綠幕

韓愈詩曰黃簾綠幕
朱戶閉風露氣入秋

涼堂 原獻幕下 趙孟叔孫豹入鄭鄭伯無享 入幕中

却超與桓温謀謝安與王坦之詣温論事令超坐 帳中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却生可謂入幕之賓 幕

以布地 三禮圖曰幕以布地或以陳上 張幕虔卜 左傳曰晉侯伐鄭楚子救之楚子登

象車以望晉軍太宰伯州犁侍於王後王曰騁而左右 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于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

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 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 軍幕未辦 石

公三畧云軍井未達將不言渴 軍幕未辦將不言倦是為禮將 軍幕自動 兵書曰將軍在營帳

幕無故自動 楚幕有鳥 左傳曰楚子元伐鄭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

謀告曰楚幕有鳥乃止注謀問也按大將所居以幕 帳蔽風雨軍衆屯聚鳥不敢止今有鳥知楚師已遁

猶燕巢幕

又曰吳季札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辨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

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

翠

幕雲布

潘岳藉田賦曰青氈蔚其嶽立翠幕黝以雲布

翠幕蜺連

張景陽洛神賦曰朱

幔虹舒翠

張幕設帟

周禮掌次職曰師田則張幕設重帟鄭注云下張幄者於是臨

擔衆王或
回顧占察

野幕為府

崔駰與竇憲牋曰君以野幕為府

蘭室接羅

幕

陸機樂府詞

明月照緹幕

劉楨詩曰明月照緹幕華燈散炎暉

張帟幕

會平原

左思蜀都賦曰將饗獠者張帟幕會平原酌醪酤割芳鮮

張朱幕延羣臣

程咸詩序曰平原邑三月三日從華林園作壇建仙宮張朱幕詔延羣臣作詩以頌之

帷幕五

增詩元黃鎮成題吳伯昭紅蓮綠幕圖歌曰烏君之山
從西來拔地山仞青崔巍劃然磅礴下江潁林麓隱隱
棲樓臺上有飛蘿窅望古喬木下有滄浪萬頃青如苔
紅蓮綽約泛渚淨綠幕縹緲臨湖開雲煙捲風島嶼沒
窗戶洗雨冰霜迴高人自是青雲客日向湖亭賞山色
昔年走馬踏紅塵射殺南山雙白額今日綸巾羽扇閒
獨面清泠飲冰蘂壺箭收投勝負空基枰罷局機籌息

延陵公子昔稱賢畫手復見今道玄有聲之畫宜詩篇
為子作詩將畫傳

幔一

增說文曰幔幕也

釋名曰幔漫也漫漫相連綴之言

也 廣雅曰幔掩也

原六韜曰將冬不服裘夏不操

扇天雨不張幔蓋名曰禮將將不身服禮無以知士卒
寒暑也 軍令曰戰時皆取船上布幔布衣漬水中積
聚之賊有炬火火箭以掩滅之也 增酉陽雜俎北朝

婚禮青布幔為屋在門內外謂之青廬

幔二

原東觀漢記曰岑彭與吳漢圍隗囂以縑幔盛土為堤壅水灌城 增袁宏漢記曰獻帝出長安李淮來追董成懼射之以被為帳幔 原江表傳孫權在武昌欲還建業乃於堂中張幔會僚議之 蜀志曰張松勸劉璋絕曹公共交通先主璋率步騎三萬餘人東乘帳幔精光耀日往就與會 秦記曰苻永固以太常韋逞母宋傳

其父業得周官義旨乃就來宋家立講堂書生百餘人
隔絳紗幔而受業焉 世說曰庾太尉亮風儀偉長時
皆以為美亮有大兒年數歲雅量之質便自如此温太
真嘗隱幔視之此兒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為
論者乃謂不減亮 增宋書曰晉安王子勛叛逆取所
乘車除脚以為輦其夕有鷄集其幔 梁書曰曹景宗
為揚州刺史性躁動出行常欲褰車帷幔左右諫以位
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曰吾昔在鄉里平澤中

騎快馬如龍逐麀數肋射之覺耳後生風鼻頭出火此
樂使人忘死今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輒言不
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悒悒使人氣盡 又曰柳惓
甚重婦頗成畏憚性愛音樂女妓精麗畧不敢視僕射
張稷與惓狎密而為惓妻所敬賞稷每詣惓必先相聞
夫人惓每欲見妓但因稷奏請其妻隔幔坐妓然後出
惓因得留目

幔三

增納枕

繞車

拾遺記曰吳孫權趙夫人指間織錦號機絕方寸帛上繡五岳圖形號針絕以

鬱夷國神膠續髮髮折為數縷織裁為幔內外視之飄如煙氣輕動而房內自涼時權尚軍旅常以此幔自

隨以為征幕舒之則廣縱一丈卷之則納於枕中號絲絕陸機別傳曰機夢黑幔繞車手決不開明日見誅

原鸞翔

虹舒

拾遺記曰周穆王時摩連國獻鸞章錦幔其錦文如鸞翔張協洛神賦

曰朱幔
虹舒

幔四

原油幔

秘含集曰李方治為撫軍長史余為從軍中郎常隨撫軍時天熱露坐有頃雨降李不張油幔

綺幔

長門賦曰張羅綺之幔帷

增碧幔

虞世南曰褰輕綃之碧幔

長幔

李賀

詩繡香
牽長幔

佛幔

韓維詩曰書棚落
幽蠹佛幔掩餘香

幽幔

謝惠連詩曰
孤燈暖幽幔

焚幔

范仲淹娶婦
事詳前惟幕

蔽幔

周世宗宣懿皇后李崇訓
婦也崇訓手自殺其家人

次以及后后走匿以帷
帳自蔽得免世宗納之

雨淋幔

杜甫詩曰簷
雨亂淋幔

風捲

幔

又曰天清
風捲幔

武夷綵幔

武夷君會于山頂綵幔
屋宇甚盛因號幔亭

寢

堂油幔

唐史曰馬璘治寢堂費二十
萬緡璘在軍守者覆以油幔

隔幔持絲

張嘉
貞五

女各持一絲幔後郭元
振牽得紅絲乃第三女

牽幔對飲

謝幾卿為尚書詣
道傍酒壚停車牽

幔與三
駟對飲

幔五

原詩齊王融詠幔詩曰幸得與珠綴幕歷君之楹月映
不辭卷風來輒自輕每聚金爐氣時駐玉琴聲但願置
尊酒蘭缸當夜明

幃一

增釋名曰單帳曰幃牀前幃曰檐也 唐六典曰天子
之帳紫幃

幃二

增世說曰謝安夫人劉氏幃諸婢使在前作伎太傅暫

見便下幃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 南唐近事
曰常夢錫為翰林學士剛直不阿貴近側目或謂曰公
罷直私門何以為樂常曰垂幃痛飲面壁而已 宋史
曰寇萊公青幃破壞輒補

幃三

增遣春寒

圍春風

黃庭堅詩曰銀杯同色試一傾排遣春寒出幃帳 李白詩曰羅幃

繡幕圍春風

金鴨冷

鴛鴦縈

李賀神女廟詩曰深幃金鴨冷 陸暢詩曰碧玉為

竿丁字成鴛鴦幃帶短長縈強遮天上花顏色不隔雲中笑語聲

幃四

原絺幃

史記曰孔子見衛夫人夫人
在絺幃中環珮之聲鏘然

增枕幃

黃庭堅
詩曰風

流付
枕幃

原碧裏梁下

紺絹窗戶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
妃用青布碧裏梁下

幃各一紺絹青
布窗戶幃各一

幄一

增說文曰幄大帳也

釋名曰上下四旁悉周而覆者

曰幄帳

原爾雅曰以覆帳謂之幄

三禮圖曰四旁

及上曰帷上下四旁悉周曰幄幄大帳也

幄二

增書曰成王疾漸出綴衣于庭孔安國曰綴衣幄也

左傳曰楚子伐鄭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蹠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又曰晉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太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 又曰衛侯為虎幄于籍圃 拾遺記曰

燕昭王三年廣支國獻善舞者二人並玉質凝膚王處

以丹綃華幄 漢書曰元后未央宮置酒內者令為傅
太后張幄坐于太皇后旁王莽案行責內者令曰定陶
太后藩妾何得與至尊並撤去更設坐傅太后聞之大
怒不肯會

幄三

原如屋

象宮

釋名曰幄屋也以帛衣板施之形如屋也周禮曰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

鄭注云王出宮則有是事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幕或在地展陳于上帷幕皆以布為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
設燭燈 陳法服
桓子新論曰武帝思念李夫
人不已有方士齊人李少翁

言能致夫人之神乃夜設燭燈于帷幄令帝別居他帳
中遙望見夫人之貌陸機魏武賦曰陳法服于絳幄

列窈窕于錦屏 增華容溢 密葉成 陸雲詩曰華容溢翠幄
文選詩曰密葉成翠

幄

幄四

原紺幄

漢舊儀曰祭天紫壇有紺幄帳

緹幄

劉楨晉都賦曰緹幄彌津丹帷覆洲

增

裙幄

天寶遺事曰長安士女遊春遇名花則藉草而坐解裙四圍謂之裙幄

雲幄

西京雜記

曰成帝設雲幄于甘泉紫殿

重幄

謝惠連雪賦曰攜佳人兮披重幄

陪幄

左思魏都

賦曰詰朝陪幄納言有章

翠幄

又吳都賦曰藹藹素女

華幄

陸機贈馮文熊

詩曰居
陪華幄

帟

原小幕曰帟

釋名曰小幕曰帟
張在上帟帟然也

在上曰帟

三禮圖曰
在上曰帟

幕人掌帟

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卿大夫不
重鄭司農云帟平帳也吳澄注云帟謂王

在幕幄中生
上承塵也

掌次設帟

周禮掌次職曰朝日祀五帝
則張大次小次設重案重帟

合諸侯
亦如之

增師田重帟

又曰師田則張
幕設重帟重案

士有賜帟

禮記

檀弓曰君於
士有賜帟

幌一

增幘帷

屏風

說文作幘幘帷屏風之屬

原雲母

晉惠帝起居注有雲母幌又

華延雋曰洛陽城十八觀皆籠雲母幌又滿武秋事詳屏風

絳紗

鄴中記曰石虎太武殿西有崑

華殿閣上輒開大窗皆絳紗幌

增書幌

杜甫詩突兀倚書幌

岫幌

孔稚珪北山移文曰

宜局岫幌掩雲關

蘿幌

王勃詩曰蘿幌栖禪影

簾幌

人生如樹花或落簾幌或落糞

澗

青幌

陳與義水仙花詩曰仙人湘色表縞衣以褱之青幌紛委地獨立東風時

虛幌

江淹詩曰鍊藥矚虛幌

原房攏對幌

左思吳都賦曰房攏對幌連閣相經閣闈譎詭異出

奇名

流蘇開幌

又云張組帷構流蘇開軒幌鏡水區篙工揖帥選自閩禺

幌二

增詩宋張耒破幌詩曰破幌一點白卧知千里明低窗
通雪氣喬木尚風聲傳整軍城靜鳴鐘梵刹清高眠尋
斷夢鄰樹已烏驚

幃一

增說文曰幃單帳也 中庸曰無不覆幃

幃二

增淮南子曰楚將子發求伎道之士楚有善為偷者願
以伎自效子發禮之後齊伐楚偷乃夜解齊將之幃獻

之子發因復還之齊將懼而退 謝承後漢書曰黃昌

因夏多蚊而貧無幬幄債為作幬 又曰羊續為廬江

太守卧一幅布幬穿敗糊紙補之

幬三

原翠幬

楚詞曰翡翠帷翠幬飾高堂紅壁紗版玄玉梁

羅幬

又曰翡翠珠被爛齊光弱阿拂

辟羅幬張注云房內則以弱席薄牀四辟及與曲隅復施羅幬輕且涼也

蛻幬

馬融廣成頌曰方餘

皇連舩舟張雲帆施蛻幬

增蕙幬

曹植九詠曰蕙幬兮荃牀

原動單幬

李陵贈蘇

武詩曰微風動單幬

增空翠幬

宋梅堯臣詩冷署深沉空翠幬

原褰幬請御

宋玉神女賦曰褰余幃而請御願盡心之惓惓

寢無絳幃

陸雲芙蓉詩曰衣用雙絹寢無絳幃

屏風

原釋名曰屏風障風也。屐在後所依倚也。禮記曰天

子當屐而立

鄭玄注屐屏風

又曰天子負斧屐南鄉而立

鄭玄

注為斧文屏風于戶牖之間

周禮曰掌次王大旅上帝則設氈案

張皇邸

鄭玄注氈案以氈為案邸後板也其屏風邸染羽像鳳凰以為飾

增南史曰

屏風能蔽風露也

文獻通考曰宋制道遥輦有軟屏

風金屏風

又曰宋制安輦有龍水屏風

屏風二

增三秦記曰荆軻入秦為燕太子報讐把秦王衣袂曰
寧為秦地鬼不為燕地囚王美人彈琴作語曰三尺羅
衣何不掣四面屏風何不越王因掣衣而走得免 漢
書曰陳萬年字幼公善事人賂外戚為御史大夫子咸
字子康年十八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譏近臣萬年嘗
病召咸教誡于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
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

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諂也萬年乃不復言 又
曰成帝省減椒房掖庭用度許皇后上疏曰說妾欲作
某屏風張于某所必繩妾以詔書矣 原西京雜記曰
廣川王去病發魏哀王冢有石屏風 增又曰江都王
勁捷能超七尺屏風 原東觀漢記曰宋弘光武姊湖
陽公主新寡上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
德器羣臣莫及上曰方且圖之後弘見上令主坐屏風
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

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上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又曰鄭弘為太尉時舉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自卑上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為故事 京兆舊事曰杜陵蕭彪子

伯文為巴郡太守以父老歸供養父有容常立屏風後自應使命 三輔決錄曰何敞為汝南太守章帝南巡過郡有雕鏤屏風為帝設之帝命侍中黃香銘之曰古典務農雕鏤傷民忠在竭節義在修身 魏志曰太祖

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几賜毛玠曰以君
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器 增瑯嬛記曰薛夜來
初入魏宮一夕文帝在燈下詠以水晶七尺屏風障之
夜來至不覺面觸屏上傷處如曉霞將散 原吳錄曰

景帝時紀亮為尚書令子隲為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御
屏風隔其坐焉 又曰曹不興善畫屏風誤落筆點素
因就以作蠅權以為生蠅舉子彈之 語林曰晉滿奮

字武秋體羸惡風侍坐武帝屢顧看雲母幌武帝笑之

奮曰北窗瑠璃屏風實密似疎帝有難色答曰臣如吳

牛見月則喘或云是胡質侍魏明帝座 增俗說曰晉

謝方作吳興郡其兄安時隨至郡中方眠常晏起清朝

便往牀前叩屏風呼方起 晉書曰吳隱之字處默清

貧劉裕拜太常卿以竹蓬為屏風坐無氍席 續晉陽

秋曰何無忌母劉牢之姊無忌與宋高祖謀夜于屏風

中製檄文母登屏風窺之大喜曰汝能如此吾讐雪矣

宋書曰顏延之愛姬死以冬日臨哭忽見姬排屏風

以壓之延之懼墜地因病 又曰王琨儉於財用設酒
不過兩爵輒云此酒難遇鹽豉薑菜之屬並挂屏風酒
漿悉置牀下內外有求琨手自付之 原齊書曰皇太

子在雍有襄陽盜發古塚得玉屏風遣將還都 增又

曰武帝常在東宮每幸俊房間言至夕賜屏風帷帳

原吳均齊春秋曰宜都王鏗年十歲與吉景曜商略先
言徃行左右誤排柙溜屏風倒壓背色貌不異言談不
輟 增南史曰王遠字景舒位光祿勳時人謂遠如屏

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 唐書曰太宗引虞世南為秦

府十八學士嘗令寫列女傳以裝屏風于時無本世南

書之一無遺失 又曰太宗曰治人之本莫重於刺史

故錄刺史姓名於屏風卧起對之 又曰太宗覽魏徵

十漸疏曰以所上疏列為屏障庶朝夕見之 南部新

書曰唐德宗貞元十一年上宴宰相于麟德殿東亭令

施屏風于坐位之後畫漢魏君臣并列善言美事 唐

書曰憲宗留心典墳著書十四篇名曰前代君臣事跡

寫於六屏風又云詔李絳採列君臣成敗五十種次為
連屏張便坐 又曰宣宗書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
拱手而讀之 又曰田神功卒賜屏風茵褥于靈座
詩話曰邵康節過友人家晝卧見其枕屏風小兒題詩
其上云遂令高卧人欹枕看兒戲 癸辛雜識曰王櫛
字茂悅初知彬州就除福建市舶其歸也為螺鈿卓面
屏風十副圖賈相盛事十項各係之以贊以獻之賈大
喜每燕客必設于堂行將有要除而茂悅殂矣

屏風三

原綠沉白字

宋元嘉起居注曰十六年御史中丞劉楨奏風聞前廣州刺史韋朗于廣州所

作銀塗漆屏風

二十三牀又綠沉屏風一牀請以見事

追朗前所居官

王琰宋春秋曰明帝性多忌諱禁制

迴避者數十百品亦惡白字屏風書古來名

雲母

文有白字輒加改易玄黃朱紫隨宜代焉

火齊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為皇后其女弟上遺雲母屏風迴風席七華扇又漢書曰王莽嘗翳雲母屏

風拾遺記曰董偃嘗卧延清之

增虹蜺

翡翠

室上設火齊屏風列靈麈之燭

太揚

真傳曰有一屏風名虹蜺雕刻前代美人其器玩衣服皆用衆寶雜廁而成乃隋文帝所造賜義成公主墮在

北鄙貞觀初年始與蕭后同歸中國玄宗

金縷

懸

因而賜妃

蘇軾詩曰珠簾玉案翡翠屏

黎 唐詩曰金鏤畫屏開 杜陽編曰元載嘗居芸暉堂戶內設懸黎屏即楊國忠屏也

金鷲

孔雀

李賀詩曰金鷲屏風蜀山夢 杜甫詩曰屏開金孔雀

紫琉璃

白琉璃

拾遺記曰董偃設紫琉璃屏風 漢武故事曰帝起神臺其上靡牖屏風悉以白琉璃作之光照洞徹

原納妃二合

列女四堵

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牀上屏風十二牒銀鈎紐

梳頭屏風二合四牒 織成地屏風十四牒銅環紐 劉向七略別錄曰臣向與黃門侍郎歆所校列女傳種類相從為七篇以著禍福榮辱之効 是非得失之分畫之于屏風四堵 **孫亮鏤瑞** **季龍**

畫仙

崔豹古今注云孫亮作琉璃屏風鏤作瑞應圖一百二十種 陸翹鄴中記曰石季龍作金銀紐屈

膝屏風 衣以白縑畫義士仙人禽獸之像讚者皆三十 二言高施則八尺下施則四尺或施六尺隨意所欲也

畫如蛛絲

玉為龜甲

西京雜記曰昭陽殿木畫屏風如蜘蛛絲縷郭子橫洞

冥記曰上起神明臺上有金珠象席雜玉為龜甲屏風

屏風四

原五色

桓譚新論曰五聲各從其方春角夏徵秋商冬羽宮居中央而兼四季以五音須宮而成可以

殿上五色錦屏風諭而示之望視則青赤白黃黑各異類就視則皆以其色為地欲為四時五行之樂亦當各以其聲為地而用四聲

四合

傳玄擬楚詞曰屏風四合五采錯雜圖畫

自然開闔

畫飾

三禮圖曰宸縱廣八尺畫斧文而無柄設而不用今之屏風皆有畫飾則遺像

也

補衲

魏書太祖雅性節儉帷帳屏風壞則補衲

增累魚

漢書註連闕曲閣也一曰

屏也

清防

顏延年詩踟躕清防密清防屏風也

雕屏

古白紵詞曰雕屏匝匝組帷舒

畫屏

李白詩晴人掃畫屏

寶屏

雜記曰漢武帝為寶屏風

肉屏

天寶遺事曰揚國忠

冬月妓女圍之號肉屏風

緹屏

黃霸傳曰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其德

翠屏

杜詩注曰羊元所居山峯奇秀每據筠牀終日笑傲或偃卧看山曰此翠屏宜晚對

雲屏

歐陽修詩

曰青山白雲為枕屏

石屏

零陽白鶴山有石屏其紋有雲月波瀾龍鳳之狀僧惠崇謁徑山欽法

師自誦觀音咒功無比師曰吾坐石屏後能咒之令破否曰可遂咒之石屏裂為三片今謂喝石岩

原

設黼依

周禮司几筵職曰王位設黼依鄭注云斧謂之黼其繡白黑采以絳帛為質依其制如屏風

置座邊

桓任別傳任亡愍念之為作象著屏風置座邊

畫廉藺

王羲之與殷浩書曰

畫廉蘭於屏風

有侍史

史記曰孟嘗君待客坐語屏風後常
有侍史主記所與客語知其親戚居

處客去後使使

謝餽無所遺失

帝王之服
黃士度屏風頌序曰太寧
三年皇帝詔遣上將齋御

屏風寶劍嘉茲屏風

帝王之服謹為述頌

增家誠之書
唐書曰房玄齡恐
諸子驕侈乃集古

今家誠書屏風曰留

意于此足以保躬矣

三孔雀屏
周竇氏畫三孔雀屏
間使娶女者射之陰

約中目者與之唐

高祖各中二目

八角花屏
安祿山恩寵莫比賜賚
無數所賜品目有八角

花鳥

美人印手

唐末遺史明皇所幸美人王氏數夢
人名飲具言于上上曰此必術士所

為若再往以物誌之其夕夢中又往因就硯中濡手印

于屏風上既寤即告帝索于外果於東明觀中得其手

紋而道士

已遁去矣

伯時列畫
宋李伯時嘗畫高陽長揖張釋
之諫文帝馮媛當熊霍光取璽

武帝問日磾明妃出塞王猛捫蝨醉山簡李密
迺太宗明皇攬鏡妃子剪髮十事列為一屏

屏女

踏歌

酉陽雜俎唐元和初有士人醉卧廳中及醒見古
屏上婦人悉於牀前踏歌歌曰長安女兒踏春陽

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腰渾忘却蛾眉空帶九秋霜
因作弓腰反首髻及地腰勢如規士人驚懼因叱之忽

然上

屏女叙名

太真傳曰上所賜水晶屏風妃以遺
揚國忠安高樓上國忠一日獨卧屏

屏

上諸女悉下各自叙名曰裂繒人也定陶人也穹廬人

也當壚人也亡吳人也步蓮人也桃源人也斑竹人也

奉五官人也温肌人也曹氏投波人也吳宮無雙返香

人也拾翠人也竊香人也金屋人也解珮人也為雲人

也董雙成也為烟人也畫眉人也吹簫人也笑鬢人也

垓中人也許飛瓊也趙飛燕也金谷人也小鬢人也先

髮人也薛夜來也結綺人也臨春人也扶風女也

各呈藝訖復悉歸屏國忠未幾果敗屏歸元載

姬

坐屏風

拾遺錄曰孫亮作琉璃屏風甚薄而澈每于月下清夜舒之嘗愛寵四姬使坐屏風中外望之

乃若無惟香

婦避屏風

俗說曰荀介子為刺史荀婦大妬恒在介子齋中客來便

氣通于外耳

閉屏風有桓客者時為中兵參軍來詣荀詔事論事已訖為復作餘語桓時年少殊有姿容荀婦在屏風內便

語桓云桓參軍君知作人否論

事已訖何以不去桓狼狽走去

原上指問班伯

漢書班伯

以侍中光祿大夫養病久之成帝出過臨候伯伯乃視

事時乘輿幄坐帳畫屏風畫紂醉踞姐已作長夜之樂

上因顧指畫而問伯紂為無道至於此乎伯對曰書云

乃用婦女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

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伯曰詩書淫亂之

戒皆原於酒上乃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

帝數顧列女

東觀漢記曰宋弘嘗燕見光武御座新施屏風圖列女帝數顧視弘正容曰未

帝數顧列女

見好德如好色者
也上即命撤之

屏風五

增詩陳後主詠屏風詩曰織成如績綵琉璃畏風擊秦
宮得絕超漢座殊班敵 原周庾信詠畫屏風詩曰高
閣千尋跨重簷百尺齊雲度三分近花飛一倍低吹簫
迎白鶴照鏡舞山雞何勞愁日暮未有夜烏啼 增二
曰俠客重連鑣金鞍被挂條細塵鄣路起驚花亂眼飄
酒醺人半醉汗濕馬全驕歸鞍畏日晚爭路上河橋

三曰浮橋翠蓋擁平旦雍門開石崇迎客至山濤載妓
來水紋恒獨轉風花直亂迴誰能惜紅袖寧用捧金杯
四曰停車小苑外下渚長橋前澀菱迎擁揖平荷直
蓋船殘絲繞折藕芰葉映低蓮遙望芙蓉影只言水底
然原五曰昨夜鳥聲春驚鳴動四鄰今朝梅樹下定
有詠花人流星浮酒泛粟瑱繞杯脣何勞一片雨喚作
陽臺神六曰逍遙遊桂苑寂絕到桃源狹石分花徑
長橋映水門管聲驚百鳥人衣香一園定知歡未足橫

琴坐石根 增七曰三春冠蓋聚八節管絃遊石險松

橫植巖懸澗豎流小橋飛斷岸高花出迴樓定須催十

酒將來宴五侯 原八曰高閣千尋起長廊四注連歌

聲上扇月舞影入琴絃澗水纔窗外山花即眼前但願

長歡樂從今盡百年 增九曰日晚金槌絡朱軒流水

車轆拂緣堤柳蕩飄夾路花定迎劉碧玉將過陰麗華

非是高陽路莫畏接羅斜 十曰徘徊出桂苑徙倚就

花林下橋先勸酒跂石始調琴蒲低猶抱節竹短未空

心絕愛猿聲近唯憐花徑深 十一曰千尋木蘭館百

尺芙蓉堂日落低蓮井行雲礙芝梁流水桃花色春洲

杜若香就階猶不進催來上伎牀 原十二曰搗衣明

月下靜夜秋風飄錦石平砧面蓮房接杵腰急節迎秋

韻新聲入手調寒衣須及早將寄霍嫖姚 增十三曰

出沒看樓殿間闕望綺羅翔禽逐節舞流水赴絃歌細

管吹藜竹新杯捲半荷南宮冠盖下日暮風塵多 十

四曰玉押珠簾捲金鈎翠幔懸荷香薰水殿閣影入池

蓮平沙臨浦口高柳對樓前上橋還倚望遙看採菱船

十五日曰河流值淺岸歛轡暫經過弓衣濕濺水馬足

亂橫波半城斜出樹長林直枕河今朝遊俠客不畏風
塵多 十六曰度橋猶徙倚坐石未傾壺淺草開長埒

行營繞細厨沙洲兩鶴迴石路一松孤自可尋丹竈何
勞憶酒壚 十七曰上林春逕密浮橋柳路長龍媒逐

細草鶴擎映垂楊水似桃花色山如甲煎香白石春泉
上誰能待月光 十八曰白石春泉滿黃金新埒開戚

里車先度蘭池馬即來落花承舞席春衫拭酒杯行厨
半路待載妓一雙迴 十九日將軍息邊務校尉罷從

戎池臺臨戚里絃管入新豐浮雲隨走馬明月逐彎弓
比來多射獵唯有上林中 原二十日三危上鳳翼九

坂度龍鱗路高山裏樹雲低馬上人懸巖泉溜響深谷
鳥聲春住馬來相問應知有姓秦 增二十一曰聊開

鬱金屋斲對芙蓉池水光連岸動花風合樹吹春杯猶
雜泛細菓尚連枝不畏歌聲盡先看箏柱歌 二十二

曰洞靈開靜室雲氣滿山齋古松栽數樹盤根無半埋
愛靜魚爭樂依人鳥入懷仲春徵隱士蒲輪上計偕

原二十三曰今朝好風日園苑足芳菲竹動蟬爭散蓮
搖魚暫飛面紅新著酒風晚細吹衣跂石多時望蓮船
始復歸 增二十四曰金鞍聚磧岸玉舳泛中流畫鷁
先防水媒龍即負舟沙城疑海氣石岸似江樓崩槎時
半沒壞舸或空浮定是汾河上戈船聊試遊 二十五

曰竟日坐春臺芙蓉承酒杯水流平澗下山花滿谷開

行雲數番過白鶴一雙來水影搖藜竹林香動落梅直
上山頭路羊腸能幾迴原隋蕭愨屏風詩曰秦皇臨
碣石漢帝幸明庭非關重遊豫直是愛長齡讀記知州
所觀圖見岳形曉識仙人氣夜辨少微星服銀有秘術
蒸丹傳舊經風搖百影樹花落萬春亭飛流近更白叢
竹遠彌青逍遙保清暢因持悅性情增唐白居易素
屏謠曰素屏素屏孰為乎不文不飾不丹不青當世豈
無李陽冰之篆文張旭之筆跡邊鸞之花鳥張藻之松

石吾不令加一點一畫於其上欲爾保真而全白吾於

香爐峯下置草堂二屏倚在東西牆夜如明月入我室

曉如白雲圍我牀我心久養浩然氣亦欲與汝表裏相

輝光爾不見當今侯家主第與王宮織成步障銀屏風

綴珠陷鈿貼雲母五金七寶相玲瓏貴豪待此方悅目

晏然寢卧乎其中素屏素屏物各有所宜用各有所施

爾今木為骨兮紙為面捨我草堂欲何之 李賀屏風

曲曰蝶棲石竹銀交闌水凝鴨綠琉璃錢周迴六曲抱

銀蘭解髮鏡上擲金蟬
沉香水暖茱萸烟酒餘
綰帶新

承歡月風吹露屏外寒
城上烏啼楚女眠
杜牧雲母

屏風隔坐詩曰彩障成
雲母丹墀隔上公才彰
二紀盛

榮播一朝同近玉初齊
白臨花乍散紅凝姿分
縹緲轉

珮辨玲瓏意愜思偏厚
名新寵更崇誰知歷千
古猶自

仰清風 温庭筠生襟屏
風歌曰玉墀暗接崑崙
井井

上無人金索冷畫壁陰
森九子堂階前細月鋪
花影繡

屏銀鴨香菴濛天上夢
歸花繞叢宜男漫作後
庭草不

似櫻桃千子紅 宋歐陽修題吳學士石屏歌曰晨光

入林衆鳥驚 臍膊羣飛鴉亂鳴 穿林四散投空去 黃口
巢中飢待哺 雌者下啄雄高盤 雄雌相呼飛復還 空林
無人鳥聲樂 古木參天枝屈蟠 下有怪石橫 其間煙埋
草沒苔蘚斑 借問此景誰圖寫 乃是吳家石屏者 號工
剗山取山骨 朝鏡暮琢非一日 萬象皆從石中出 吾嗟
人愚不見天地造化之初 難乃云萬物生自然 豈知鑄
鏡刻畫醜 與妍千狀 萬態不可殫 神愁鬼泣 晝夜不得

間不然安得巧工妙手憊精竭思不可到若無若有縹
緲生雲烟鬼神功成天地惜藏在號山深處石惟人有
心無不獲天地雖神藏不得又疑鬼神好勝憎吾儕欲
極竒怪窮吾才乃傳張生自西來吳家學士見且咍醉
點紫毫淋墨煤君才自與鬼神鬪嗟我老矣安能陪

朱德潤山水屏圖詩曰丈夫無竒才雖顯不足名高山
乏秀麗兀立培塿形況乃畫圖間兩奪造化精中堂素
壁本虛靜誰令揮灑研丹青女媧五色不補天神功鞭

石來蒼冥驅山奔海入紈素扶輿之氣青熒熒赤城霞
彩千峯明洞庭湘浦雲英英風帆晝捲瀟湘雨黃葦堆
灘插漁罟獨木莊前埜水流夕陽川上欹橋渡大峯倚
天接天門又如特立太華尊羣山趨俯不敢動山前星
辰手可捫我欲託身上山巔丹梯百尺何由緣畫興欲
來別有趣顛毫醉墨飄如仙仙成却服九還丹兩腋清
風飛上天 元郭鈺題石屏巫山圖曰一片屏開十二
峯陽臺去路有無中午窗香霧籠寒玉猶似行雲到楚

宮

原賦漢淮南王屏風賦曰惟斯屏風出自幽谷根深枝
茂號曰喬木孤性陋弱畏金強族移根易土委伏溝瀆
飄飄危殆靡安厝足天啟我心遭遇微祿中郎善治收
拾捐朴大匠治之雕刻削斲表雖剝裂心寔貞慤等化
器類庇蔭尊屋列在左右近君頭足賴蒙成濟其恩弘
篤何惠施遇分好沾渥不逢仁人永為枯木 漢羊勝
屏風賦曰屏風韜匝蔽我君王重葩累繡沓壁連璋連

以文錦映以流黃畫以古烈顛顛昂昂蕃后宜之壽考
無疆

原銘後漢李尤屏風銘曰舍則潛避用則設張立必端
直處必廉方雍闕風邪霧露是抗奉上蔽下不失其常
增宋張栻枕屏銘曰勿欺暗毋思邪席上枕前且自
省莫言屏曲為君遮

原書梁簡文帝答蕭子雲上飛白書屏風書曰得所送
飛白書縑屏風十牒冠六書而獨美超二篆而擅竒乍

寫星區時圖鳥翅非觀觸石已覺雲飛豈待金璫便覩
蟬翼間諸衣帛前摺未巧懸彼帳中昔賢掩色

原啟梁簡文帝謝賚碧慮碁子屏風啟曰臣網啟宣詔
主沃慧奉宣勅旨垂賚碧慮碁子屏風二十牒極班馬
之巧兼曹史之慮均天台之翠壁雜水華之嘉名使雲
母之窗慙其麗色琉璃之扇愧其含影仰降聖慈曲垂
霑逮喜逐恩來聰同鳳舞言因謝盡更類三緘不任銘
荷之誠謹奉啟謝以聞 劉孝威謝勅賚畫屏風啟曰

昔紀亮所隔唯珍雲母武秋所顧大寶琉璃豈若寫帝
臺之基拂崑山之碧畫巧吳筆素踰魏賜馮商莫能賦
李尤誰敢銘 陳周弘正謝梁元帝賚春秋糊屏風啟
曰昔琉璃見重雲母稱珍雖盡華麗有傷真朴豈若三
體五例對玩前史一字褒貶坐卧箴規無復楚臺之風
得同鄒谷之暖

增贊宋蘇軾師子屏風贊曰潤州甘露寺有唐李衛公
所留陸探微畫師子板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過而觀焉

使工人摹之置公堂中且贊之曰圓其目仰其鼻奮髯吐舌威見齒舞其足前其耳左顧右擲喜見尾雖猛而和蓋其戲嚴嚴高堂護燕几啼呼顛沛走百鬼嗟乎妙哉古陸子

簾一

原釋名曰簾廉也自障蔽為廉耻也 說文曰曲受物

之形也

廣雅曰幌幪

必依反
下音擔

幪也

增通俗文曰戶

幪曰簾

聲韻曰簾戶蔽也

原揚雄方言曰宋魏陳

楚江淮之間箔謂之笛或謂之麴自闕而西謂之箔南
楚謂之蓬箔 孫卿子曰局室蘆簾亭幕可以養形

增夢書曰夢簾及屏風可以蔽匿一身也 初學記曰

簾圖五嶽寧織崇朝之雲 宋史輿服志曰芳亭輦前

後垂簾政和之制以紅羅繡鵝為額 又曰紹興十二

年三輅成前有橫軾後垂錦軟簾 金史輿服志曰皇

后重翟車有紅羅明金緣紅竹簾 日下舊聞瑣綴錄

曰明成化中閣門則夏秋懸朱筠簾冬春紫氈簾

簾二

增吳越春秋曰越王有美女二人一名夷光一名修明以貢于吳吳王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為簾幌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月 漢賈誼治安策曰盜剽寢戶之簾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 原西京雜記曰漢諸陵寢皆以竹為簾皆為水紋及龍鳳像 增汝南先賢傳曰范滂被收歎曰願得一幡簿埋於首陽山上不負皇天 下不愧夷齊 原晉東宮舊事曰簾箔皆以青布緣純

增南史曰晉顧愷之為山陰令晝日垂簾門階闐寂
務簡而政理 晉史曰秦裴元畧諫苻堅正殿懸珠簾
堅大悅命去簾 段龜龍涼州記曰呂纂時胡人發張
駿冢得白珠簿簾 原謝綽宋拾遺記曰戴明寶歷朝
寵倖家累千金大兒驕淫為五色珠簾明寶不能禁
增宋書曰沈麟士家貧為人作簾誤傷手便流涕而還
人問故答曰遺體毀傷感而悲耳 齊書曰沈麟士字
雲楨有高尚之心居貧織簾誦書號為織簾先生 梁

書曰夏侯亶性節儉不事華侈晚頗好音樂有妓妾數

十人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嘗隔簾奏樂時謂簾曰夏侯

妓衣 齊書曰柳世隆善卜別龜甲價至萬永明初世

隆曰永明九年我亡後三年丘山崩齊亦於此季矣屏

人命典籤李黨取筆及高齒屐題簾簿旌曰永明十一

年因流涕謂黨曰汝當見吾不見也 唐書曰張嘉貞

蒲州猗氏人也弱冠應五經舉拜平鄉尉坐事免歸侍

御史張循憲為河東採訪使薦嘉貞材堪憲官請以已

之官秩授之則天召見垂簾與之言嘉貞奏曰以臣草
萊而得入謁九重是千載一遇也咫尺之間如隔雲霧
竟不覩日月恐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則天遽令捲簾與
語大悅擢拜監察御史 杜陽編曰唐同昌公主有却
寒簾祈寒鳥骨所為 瑯嬛記曰張說於元宵召諸姬
共宴苦于無月夫人以雞林郡所進夜明簾懸之炳于
白日夜半月出唯說宅無光簾奪之也後有書生請以
獻九公主為說解難 唐史曰杜甫嘗依嚴武數以言

語忤武武欲殺之一日持刀出冠挂於簾鈎者三後武
母止之得免 國史補曰尚書李廙有清德其妻劉晏
妹也晏嘗造廙見其門簾甚敝乃潛度廣狹以粗竹織
成不加緣飾將以贈廙三攜至門不敢發言而去 唐
書曰王鏐為淮南作法軍中無一棄物至故簾亦令收
之他日付船坊以為蓑箬他皆如此 宋史曰英宗即
位曹太后聽政韓琦請太后歸政於帝太后許諾琦遽
命撤簾簾落猶於御屏後見太后衣也 又曰李如圭

吉水人七歲時孝宗問童子何業對曰能誦書即誦無
逸篇帝大喜授迪功郎明日與父謝恩賜宴殿上以父
子不可同坐命設珠簾隔之宴罷就以簾賜之歸建凌
雲樓以彰君賜後官至福建安撫

簾三

增鳥窺

燕入

杜甫詩曰鳥窺新捲簾

謝朓詩曰風簾入雙燕

席箕

水

晶

席箕草可為簾見邊塞王建詩高堂駢
詩曰水晶簾動微風起一架薔薇滿院香

捲雨

蔽日

唐王勃滕王閣序曰珠簾暮捲西山雨
時蒲澤國進蔽日簾以細蓮根絲貫小珠
隋煬帝

曉日激射而
光不能透

蝦鬚

麟毫

宋蘇易簡詩曰蝦鬚半捲
天香散又見後陸暢詩

洞冥記曰漢武帝二十年起
招靈閣編翠羽麟毫為簾

升月

落日

文選詩曰
升月照簾

櫳 杜甫詩曰
落日在簾鉤

原神屋白珠

靈閣翠羽

漢武故事
曰上起神

屋以白珠為簾箔玳瑁押
之象牙為篋 下詳上

昭陽珠幌

明光玉箔

西京

雜記曰昭陽殿織珠簾幌風至則鳴如珩瑀之
聲 三秦記曰明光宮以金玉珠璣為簾箔

簾四

增押簾

宋歐陽修詩押
簾風日淡清秋

棚簾

宋梅堯臣詩棚
簾夾道多天柔

風簾

風簾自
上鈞

谷簾

谷簾泉天下第一
王安石

珠箔

李白

詩珠箔
垂銀鈎

黃簾

韓愈詩黃簾
綠幙朱戶閉

原結珠為簾

拾遺記曰
石虎于太

武殿前起樓高十丈結珠為簾
垂五色玉珮風至鏗鏘和鳴

文繡弊簾

崔寔正論
曰玩飾匿

於壞袖文繡
弊於簾幃

緯蕭為業

莊子曰河上有家貧窮緯蕭
以為業司馬彪注云蕭蒿也

織緝蒿為
薄簾也

織薄為生

史記曰周勃以織薄曲為生索
隱云勃以織蠶薄為生業韋昭

云北方謂
薄為曲

高門懸薄

莊子曰張毅高門懸薄無不走
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

閉肆下簾

史記曰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日閱
數人得百錢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

增玳瑁為押

徐陵玉臺新詠序曰
珠簾以玳瑁為押

銀蒜為押

歐陽修
玉臺體

詩曰銀蒜鈎簾宛地垂
蔣捷白紵詞早是東風作惡旋
安排一雙銀蒜鎮羅幕
宋元親王納妃及公主下降皆

有銀蒜簾押幾百雙蓋
鑄銀為蒜以押簾也

簾五

原詩南齊虞炎詠簾詩曰清軒明月時紫殿秋風日曛
隴引光輝曖曖映容質清露依檐垂蛸絲當戶密褰開
誰共臨掩晦獨如失 隋盧師道賦得珠簾詩曰鑑帷
明欲歛照檻色將晨可憐疎復密隱映當窗人浮清帶
遠吹含光動細塵落花時屢拂會待玉階春 增唐太
宗賦簾詩曰參差垂玉牖舒卷映蘭宮珠光搖素月竹

影亂清風彩散銀鈎上文斜挂戶中唯當雜羅綺相與
媚房櫳 杜甫詠簾詩曰編竹狀玲瓏庭幃盡處中不
由經緯力安有卷舒功春晝曾妨燕寒宵豈隔風都堂
重獻賦明處憶牢籠 杜牧詠簾詩曰徒云逢剪削豈
謂見編裝鳳節輕雕日鸞花薄飾香間屏何屈曲憐帳
解周防下漬金階露斜分碧瓦霜沉沉伴春夢寂寂侍
華堂誰見昭陽殿真珠十二行 羅隱詠簾詩曰翡翠
佳名世共希玉堂高下巧相宜殷勤為屬織纖手捲上

銀鈎莫放垂 又曰疊影重紋映畫堂玉鈎銀燭共熒

煌會看得見神仙在休下真珠十二行 陸暢詠簾詩

曰勞將素手捲蝦鬚瓊室流光更綴珠玉漏報來過半

夜可憐潘岳立踟躕 宋王逢原詠簾詩曰高明庭宇

好崇基枉把疎簾窄地垂必欲滿堂陰有樂誰能暗室

遂無欺卷舒未必風無意間隙須防燕解窺莫道人終

可遮障可終遮障亦何為 張耒卷簾詩曰卷簾新月

上林影散微茫庭草鳴蟲近風燈秋幌涼長年唯有病

晚歲苦多傷身世竟何就吾將問蜀莊
元馬祖常詠

琉璃簾詩曰吳儂巧製玉玲瓏翡翠蝦鬚迴不同萬縷

橫陳銀色界一塵不入水晶宮月華遠射離離白燈影

斜穿細細紅相隔神仙纔咫尺靈犀一點若為通
華

幼武詠斑竹簾詩曰湘妃淚灑碧琅玕翦織疎簾拭未

乾細縷引風宜隔暑濕痕含雨欲生寒燈前照耀琉璃

潔月下瀾斑玳瑁看直榦盡輸兵革用高堂舒卷莫摧

殘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七十六

謹案第十六頁後八行又韓愈李正封聯句詩曰
從軍古云樂刊本脫去李正封聯句五字誤作
又韓愈古從軍樂詩曰據昌黎集增改

第三十四頁前二行晴人埽畫屏按人字疑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曹秀榆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七十七

臣紀昀詳校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二千八百二十五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七十七

服飾部八

步障

承塵

牀

榻

簟

席

薦

褥

氍毹

氍毹

氍毹

氍毹

牀

簾

步障一

增拾遺記曰石虎為洛臺列鳳文錦步障紫蔽于洛川

北齊書曰瑯琊王儼字仁威武成第三子也武成甚

愛之儀衛甚盛帝嘗與后在華林園東門外張幕施青

綾障以觀之

雜錄

步障二

原錦步障

晉書曰石崇與王愷相尚愷以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以錦步障五十里敵之

鐵

步障

語林曰許元度將弟出都婚諸人聞是元度弟欽避之既見乃甚癡便欲嘲弄之元度為之解紛諸

人遂不敢犯境劉真長歎曰

增青綾步障

晉書曰王

元度為弟婚施十重鐵步障

凝之弟獻

之嘗與賓客談論辭理將屈嫂謝氏道韞遣婢白獻之

欲為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障自蔽申前議客不能屈

又見

絲布步障

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絲布裏步障三十里

步障三

增詩元朱德潤題石崇錦障圖詩曰洛陽金谷園中花

雕玉為闌繡作遮琉璃器多出珍饌瑪瑙街長行鈿車
椒房塗香貯歌舞曳珠珥翠籠輕紗珊瑚扶踈三四尺
王羊貴戚爭豪奢那知花淫風雨妒古來山澤生龍蛇
嬋娟墜樓寶玳碎月明夜半啼驚鴉 陳泰題松障圖

歌曰何人獨立身堂堂十八公子鬢鬚蒼凝冰不遣勢
摧折清籟時與鬚低昂蘭為兄兮雪為友燕坐松間自
呼酒眼花耳熱鱗鬣生千尺龍蛇入揮手手中松月自
離筆已見雲烟生翁鬱儻非白晝堂宇空真恐幽陰鬼

神出平生始識顏平原堅苦絕勝甜中邊世間畫史千金價惜哉此松不多畫

承塵一

增釋名曰承塵施於上以承塵土也

承塵二

原謝承後漢書曰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也初為郡功曹能擢舉善人不伐其功義常濟人死罪罪者後以金二斤謝之義不受金主伺義不在默投金於承塵上

後葺理屋宇乃得金金主已死無所復還義乃以付縣

曹

承塵三

原金箔承塵

支僧載外國事曰斯訶條國有大富長者條三彌與佛作金箔承塵一佛作兩重承

塵

朱畫承塵

楚辭曰經堂入與朱塵筵注云塵承塵也言升殿過堂入房至室與處上則有

朱畫承塵下則有簟

筵好席可以休息

獼猴有鬼

抱朴子曰余友人滕永叔嘗養大獼猴以

鐵鎖鎖之著牀間而犬忽齧殺之永叔便合鎖埋之後

百許日見獼猴走上承塵不悟是獼猴鬼也驚指之曰

獼猴何以被傷流血斷走乎猴作悲鳴狀

永叔始悟曰始乃今日知獼死復有鬼乎

老狸為神

搜神記曰博陵劉伯祖為河東太守所止承塵上有神能語京詔書誥下消息輒預告伯祖問所食啖欲得羊肝于前切之嚮隨刀不見盡兩羊肝有二老狸眇眇在案前持刀者舉手欲斫之伯祖訶止自著承塵上須臾大笑日向者啖肝醉忽失形與府君相見大慚愧後伯祖當為司隸神輒言省內事伯祖怖謂神曰今職在刺舉左右貴人間神在此因以相害神

鴛來為福

又曰長安

有張氏者獨處一室有鴛自外入止於牀祝曰鴛爾來為我福耶飛上承塵

雞落恐怖

語林

曰傳信忿母母羸病恒驚悸信乃取雞鴨去毛置承塵上行落地母輒恐怖

牀一

原釋名曰人所坐臥曰牀牀裝也所以自裝載也說

文曰牀身之安也簀牀棧也第牀簀也杠牀前木也

廣雅曰棲謂之牀浴牀謂之招揚雄方言曰齊魯之

間謂之簀牀板陳楚之間或謂之第北燕朝鮮之間謂之

樹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謂之杠南楚之趙東齊海岱之

間謂之梓音說其上板衛之北郊趙魏之間謂之牒服

虔通俗文曰牀三尺五曰榻板獨坐曰秤八尺曰牀

易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剝牀以辨未有與也剝牀以

膚切近災也又曰巽在牀下上窮也詩曰乃生男

子載寢之牀

又曰或息偃在牀

禮記曰曾子寢疾

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
燭童子曰華而睨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
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 增周禮王府掌王之衽

席牀第 原商子曰明者無所不見人主處匡牀之上

而天下大理 天文集曰紫宮門外有天牀六星

增

雜五行書曰凡安牀東首貧賤疾病西首富南首貴北
首死兵書曰將坐牀無故自動下欲害之 夢書曰夢

牀所壞者為憂妻也。原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素柏局脚牀、八板牀、漆牀。增隋書曰：時以讖故改胡牀為交牀。後唐穆宗改為繩牀。唐六典曰：尚舍掌殿庭供設有金銅行牀。又曰：馬射則設柶鼓、金鉦、施龍牀，而偶作馬。又曰：光祿大夫致仕給六尺牀及帳簟褥。通典曰：唐御史食座之南橫設榻，謂之南牀。例不出累月遷。登南省故號南牀。百日御史臺記云：亦曰癡牀。言倨傲如癡。文獻通考曰：七寶牀一覆以緋羅。

繡帕宋初內臣馬上捧之謂之駕頭 遼史禮志曰宋
使見皇太后儀引進使引禮物于西洞門入殿前置擔
牀

牀二

增孟子曰舜在牀琴 世本曰紂為玉牀 國語曰晉
獻公寢而不寐卻叔虎曰牀第之不安耶驪姬之不在
側耶 莊子曰驪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
涕泣沾襟及其至于王所與王同匡牀食芻豢而後悔

其泣也 原西京雜記曰漢武帝為七寶牀雜寶屏風

八寶帳設於桂宮時人謂之寶宮 增後漢書曰羊茂

字季寶為東郡太守冬日坐羊皮夏月坐一榆木板牀

蔬食出界買鹽豉食之 又曰薛淳為漢中太守夏但

坐板牀不設席冬坐羊皮河內高弘為瑯琊相亦然

世說袁紹年少時曾夜以劍遣人擲魏武小下不著帝

揆其後必高因帖臥牀劍至果高焉 魏志曰陳登字

元龍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坐汜曰陳元龍湖

海之士豪氣不除備問汜君言豪有事耶汜曰昔遭亂
過下邳見元龍無主客之意不相與語自上牀臥使客
臥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望
君憂國忘家有濟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
元龍所諱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
於地下何但上下牀之間耶表大笑 六帖曰蜀彭義
見龐統非故舊又值有賓客義徑上統牀臥曰須客罷
與君談賓罷與語統大竒之 晉書曰齊獻王攸特為

文帝所寵愛每見攸輒撫牀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坐也
幾為太子者數矣 又曰謝萬嘗詣王恬既坐少時便
入良久沐頭散髮而出據胡牀坐中庭曬頭神氣慨然
了無酬對 又曰庾亮嘗乘月登南樓據胡牀談詠

又曰陶淡字起靜好道年七十五六便絕穀設小牀常
以獨坐不與人共 西征記曰金鄉焦氏山北有漢司
隸校尉曾峻塚前有石牀長八尺瑩磨鮮明叩之即鳴
時太尉從事中郎傅珍之諮議參軍周安穆折石牀各

取一頭為曾氏之後所訟 原石虎鄴中記曰石季龍

御牀殿方三丈其餘皆局脚長六尺後宮別房中有小

形玉牀又有轉闕牀射鳥獸 燕書曰公孫鳳隱于昌

黎九城寢土牀 宋書曰高祖嘗患體熱有獻石牀乃

碎之惡勞人也 增又曰武帝初開國有司奏東西堂

設局脚牀銀塗釘上不許使用直脚釘用鐵也 又曰

王微不仕尋書玩古遂至足不履地終日端坐牀上牀

皆生埃唯當坐處獨淨 又曰羊戎好為雙聲江夏王

義恭嘗設齋使戎布牀須臾王出以牀狹乃自臨牀戎
曰官家恨狹更廣七寸王笑曰卿豈惟善雙聲乃辨士
也 又曰王僧達大明中以歸順功封寧陵縣五等侯
遷中書舍人黃門郎路瓊之太后兄慶之孫也宅與僧
達第並嘗盛車服詣僧達僧達將獵已改服瓊之就坐
僧達乃不與語謂曰身昔門下騎人路慶之者是何親
遂焚瓊之所坐之牀 齊書曰紀僧真幸於武帝稍歷
軍校容表有士風謂帝曰臣小人出自本縣武吏遭逢

聖時階榮至此為兒婚得荀昭先女即時無復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江敷謝淪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敷登榻坐定敷便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氣喪而退 又曰徐孝嗣初在率府晝臥齋北壁下夢兩童子遽曰移公牀孝嗣驚起聞壁有聲行數步壁崩 又曰虞愿除後軍將軍褚彥回詣愿不在見其眠牀上積塵埃有書數卷彥回歎曰虞君之清乃至於此令人拂牀埽地而去 又曰竟陵王子良為

會稽郡閣下有虞翻舊牀罷任還乃致以歸後于西邸
起古齋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 又曰少帝夜醉蕭坦
之與曹道劉挾抱還延昌殿置玳瑁牀上 梁書曰魚
容性奢侈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玩車馬皆一時之
絕有眠牀一張皆是感柏四面周匝無一有異通用銀
鏤金花兩重為脚又云以象齒檀沉造周匝用寶鈿金
蓮花琥珀龜負脚 又曰西域龜茲等國其王座金牀
隨太歲與其妻並坐接客 南史曰長沙王懿孫藻性

恬靜獨處一室牀有膝痕宗室衣冠莫不楷則 唐書

曰貞觀十八年召三品以上賜宴玄武門太宗操筆作
飛白羣臣乘醉就帝手中相競散騎常侍劉洎登御牀
引取然後得之帝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牀
又曰杜甫嘗醉登嚴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
武亦暴猛中銜之嘗欲殺甫不果 又曰孟浩然王維
私邀入內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牀下維以實對帝喜
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何懼而匿詔浩然出 又曰李

吉甫初入政事堂會食有巨牀相傳徙之輒罷相不敢
遷吉甫曰世俗禁忌何足疑邪撤而新之 續畫品曰

毛稜惠遠子便速有餘真巧不足若此其父則牀上疊
牀方之厥兄則屋下架屋 五代史曰馮道軍中不設

牀席臥一束芻 韋應物詩曰予解郡符去爾為外事

牽寧知風雨夜復作對牀眠蘇頲濱曰轍幼從東坡讀
書未嘗一日相舍宦游四方讀韋詩惻然相約早退為
閒居樂後會澶濮間百餘日追感前約作詩云逍遙堂

後千尋木長送中宵風雨聲悞喜對牀尋舊約不知漂
泊在彭城

牀三

原珊瑚

玳瑁

漢武帝內傳曰武帝受西王母真形六甲靈飛十二事帝盛以黃金几封以白

玉函以珊瑚為牀紫錦為帷安著柏梁臺上西京雜記韓嫣以玳瑁為牀

象牙麋角

孟嘗出行五國至楚楚獻象牙牀郢之登徒直送之不
欲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戍曰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
駿標妻賣息不足以償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寶願
獻之戍因諫孟嘗君勿受乃止異物志曰白麋狼形
似鹿而角觸前向入林則挂角故恒在平淺草中逐入
林則得之皮可作履韞角正四據南人因以作踞牀

龜摺

鼠跡

南方志曰江淮間有人得龜用摺牀三十年放之猶活語林曰簡文帝為撫

軍時所坐牀生塵不命左

右拂見鼠行跡視以為佳

坦腹

合歡

晉書曰太尉郗鑒使人求

婿於王導導令就東廂徧觀諸子弟使者歸謂鑒曰王

氏諸少年並佳然見問咸自矜持唯一人在東牀坦腹

而食胡餅獨若不聞鑒曰此正佳婿訪之乃逸少也以

女妻之關盼盼詩曰樓上殘燈伴曉霜獨眠人起合

歡牀相思一夜情多

七寶

增五香

魏收後魏書曰韓武字道威除

少地角天涯未是長龍驥將軍郢州刺史嘗獻七寶牀象牙牀又唐李白被

召明皇以七寶牀置之金鑿殿又見牀二隋煬帝觀

文殿兩廂為堂十二間厨前設五方香牀縱

金玉珠翠每駕至則宮人擎香爐在簾前行

鬱金

瑪瑙

文選詩曰羽帳鬱金牀開元天寶間西域波斯遣使獻瑪瑙牀

原沈香

增

華鏤

異苑曰沙門支法存有八尺沈香板牀刺史王淡息切求不與遂殺而籍焉後息疾法存出為崇也

柴子太七折曰下

原背蟻 增師子

劉楨清慮賦曰布玳瑁之

莞上簟華鏤之牀

席設背蟻之牀馮玫瑤之几對金精之盤

紅蓮 苦

如來將罷法座於師子牀攬七寶几

竹 日下舊聞大都宮殿考曰置金酒海前後列紅蓮牀 宋楊廷秀詩曰猫枕桃笙苦竹牀 原神

女金 仙人石

馬明生別傳曰明生隨神女入室中臥金牀玉几 酈善長水經注曰夷水石

經石室南村人駱都小時到此室邊採蜜見一仙人坐石牀上又云仙人以白玉石為牀

華山白

玉 辰州朱砂

神仙傳曰衛叔卿入華山有紫氣鬱鬱見白玉為牀 東坡詩注曰辰州蠻洞

小龕中生白石石狀如玉牀牀上生朱砂大如箭簇小如芙蓉 又文選詩曰白玉為君牀

桓伊

弄笛

魏收讀書

晉書曰桓伊善音樂蓄一蔡邕柯亭笛嘗自吹之王徽之泊舟青溪與伊

不相識時伊過青溪岸上徽之令人謂伊曰聞君善笛

為我一奏伊時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牀而作

三調弄畢便上車去不交一言後魏書曰魏收讀書

夏月坐板牀隨樹陰諷誦積年牀板為之脫減而精力

不輟賀革思義宗武讎書南史賀革家貧躬耕供養

業有六尺方牀思義未達則橫臥其上不盡其義

終不肯食杜甫示子宗武詩曰讎書解滿牀

牀四

原玉牀

西京雜記曰昭陽殿設玉牀又詳牀二

銀牀

杜甫詩露井凍銀牀又蘇味道咏井

詩玲瓏映玉檻澄澈瀉瀉銀

藜牀

英雄記曰向詡常坐藜牀上又詩衰病只

牀又唐詩空汲銀牀井

蓼 荃 牀 魏曹植九咏曰 踞 牀 論衡曰孔子將死遺 秘書曰不知何一男

子自稱秦始皇上我堂踞我牀顛倒我衣裳至 沙丘而亡後始皇至魯觀孔子宅至沙丘而崩

增支

牀 李白詩支牀錦石圓蘇軾詩錦茵 玉匣俱塵垢擣練支牀亦何有

原安身

夜以安身

養體 史記

增花牀

花木錄曰剪牡丹花 欲急則花牀無傷

糟牀

杜甫詩 豫知梳

黍收已覺

匡牀

劉後村詩甘寢就匡 牀又詩匡牀竹火爐

筆牀

樹萱錄 曰南朝

糟牀注

呼筆管為牀又四管為一牀徐陵玉臺新咏序曰翡翠 筆牀無時離手又陸龜蒙茶竈筆牀往來又詩青苔生

筆 月照 文選詩明月 皎皎照我牀

書連

杜甫詩云牀 上書連屋

歌牀

水影

照歌

風牀

杜甫詩風 牀展書卷

蠻牀

歐陽修詩蠻 牀倦晨興

異牀

上

異牀

四大牀

東坡借佛印四大作禪牀

六尺牀

白居易詩好是幽眠處松陰六尺牀

蘇軾詩西齋深且明中有六尺牀

書滿牀

杜甫詩攤書解滿牀

笏滿牀

蘇軾詩他

年笏

原伏牀泣

江表傳曰孫權遣人克荊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潘濬獨稱疾不見權遣人

以牀就家與致之濬伏面著牀席不起涕泣交橫

同牀臥

史記曰任安田仁俱為衛將軍舍人

居門下同心相愛家貧兩人同牀臥

華元登

左傳曰楚圍宋宋華元夜登子反之牀

楊

素撫

封儉為內史令楊素撫其牀曰封郎終當據此一云謂李靖左僕射

王導固辭

晉書

中宗既登尊號百官陪列詔王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曰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中宗乃止

增

林甫屢徙

唐李林甫為相多結怨于人虞刺客竊發出則步騎百餘人金吾靜街居則重門複壁如

防大敵每一夕屢徙其牀雖家人莫知其處

原安坐玉牀

易林鼎之升曰安坐玉牀聽韶

行觴飲福萬歲曰壽無疆

出坐玉牀

易是類謀曰羣黨假威出坐玉牀注云小人羣黨取王者

威權坐

沛公踞牀

漢書曰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食其至入謁沛公踞牀令兩女

子洗足而見食其食其長揖不拜曰足下欲聚徒合義兵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延食其上坐謝之

裴遐墮牀

鄧晉記曰裴遐賦性恬和同類有試遐者推墮牀下遐乃拂衣還坐毫無愠色

從地中出

支僧載外國事曰佛涅槃時自然有七寶牀從地中出

穿井旁有

荆州記曰湘州南寺賈誼所穿井井旁有局脚石牀可容一人坐形制甚古相傳誼所坐也

言不

踰闕

牀第之言不踰闕

增偷閒暫臥

蘇軾詩偷閒暫臥老僧牀

董偃石

牀

拾遺錄曰董偃常臥延清之室以畫石為牀文如錦也石體甚輕出在邳支國上設紫琉璃帳火齊屏風

又詩暑臥

季倫象牀

又曰石季倫屑沉水之香如塵末而置象牀上使所愛者踐之

石牀寒

無跡則賜珍珠百琲若有跡者則節其飲食令體弱故閨中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琲真珠

支

木為牀

皇甫謐高士傳曰老萊子隱蒙山之陽支木為牀

緝石為牀

拾遺錄曰頻斯

國有楓林林東有大石室可容萬人坐壁上刻為三皇之象天皇十二頭地皇一十一頭人皇九頭皆龍身亦有膏燭之處緝石為牀牀上有膝痕深二三寸

牀五

原詩後梁宣帝牀詩曰衡山白玉鏤漢殿珊瑚支踞膝

申久坐屢好為頻移 增宋楊萬里咏竹牀詩曰已製
青奴一壁寒更搢綠玉兩頭安誰言詩老眠雲榻不是
漁郎釣月竿醉夢不知蕉葉雨小舟親過蓼花灘蹶然
驚起天將曉牕下書燈耿復殘 元楊維禎繡牀凝思
詩曰繡線添來日正遲香絨倦理一支頤心游飛絮渾
無著身脫枯蟬忽若疑花帖錯描愁伴覺金針閣住許
誰知絕憐小玉情緣重到死春蠶始絕絲

原銘後漢李尤臥牀銘曰體之所安寢處和歡夕惕敬

慎崇德遠奸

榻一

原釋名曰長狹而卑曰榻言其榻然近地也

榻二

增宋書曰當陽侯劉彥節既貴士子自非三署不得上方榻時以此少之又曰王瞻字明遠一字升鸞負氣傲俗好貶裁人物仕宋爲王府參軍常詣劉彥節直登榻曰君侯是公孫僕是公子引滿促膝唯余二人彥節

外雖酬之音甚不悅 唐書曰玄宗命太常韋縉讀時

令每月一節每孟月朔日上御宣政殿旁置一榻東置

面案令縉坐而讀之 又曰李峴同平章事故事政事

堂無座自元載為相中人傳詔者引升堂置榻待之峴

至即叱左右去榻 又曰張嘉貞為益州都督性至簡

傲接部內刺史甚倨唯李勉之父擇言時守漢州每見

獨引與同榻坐 又曰王毛仲與諸王侍禁中至連榻

而坐

榻三

原唯徐穉設

增為周璆置

後漢書曰徐穉字孺子陳蕃為豫章太守不接賓客

惟孺子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又曰陳蕃為樂安太守郡人周璆字孟玉高潔之士也惟蕃能致之為置一

榻去則懸之

原簡雍獨擅

增羅藝獨坐

蜀志曰簡雍性簡傲跌宕在先

主坐席猶箕踞傾倚威儀不肅自縱適諸葛亮以下則

獨擅一榻項枕臥語無所為屈

隋書曰隋羅藝營州

總管容貌瓌偉獨坐滿一

原臥處盡陷

膝處皆穿

列仙傳曰修羊公在華陰山石室中有懸石榻臥其上

石盡穿陷皇甫謐高士傳曰管寧自越海反歸嘗坐

一木榻積五十餘年

增延之諫帝

東坡就僧

顏延之為

榻上當膝處皆穿

秘書監時沙門釋惠琳以才學為文帝所賞朝廷政事多與之謀上每引見常升獨榻延之甚嫉之因醉曰昔同子驂乘素絲正色此三台之座豈可使刑餘居之上為變色蘇東坡黃魯直一日在佛印禪師處飲至暮阻雪衾席不備東坡曰就與老僧共榻不亦可乎

榻四

增象榻

唐韓維詩曰宴洽翠娥連象榻

土榻

宋張耒詩曰主人埽土榻

原升御

榻

北齊趙彥深官司徒禮遇稍重每引見或升御榻

換父榻

後魏任成王澄長子順拜僕射

上省見榻甚故令史云此榻曾經先王坐順涕泗交集令換之

長史榻

梁孔休源為晉安王長史

王於中齋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能與

刺史榻

後魏薛聰為齊州刺史卒於州吏人

追思留所坐
榻以為遺愛

連榻坐客

晉羊琇為護軍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畢賀皆連榻坐琇

曰杜元凱乃連榻坐客耶不坐而去
一曰雅舒後至云云不坐便去

合榻對飲

吳志曰周

瑜薦魯肅於孫權權見肅甚悅之引肅合榻對飲言議

增榻畔鬢絲

唐杜牧題禪院曰今

日鬢絲禪榻畔茶烟輕颺落花風

榻上積笏

唐崔琳每歲時宴于家以一門笏置榻笏重積

其上
一榻之外

皆他人家

臥榻之側

長編曰趙宋伐江南徐鉉入秦

乞罷兵太祖曰江南主有何罪但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乎

簟一

原說文曰簟竹席也

釋文曰簟覃也布之覃然正平

也 方言曰簟宋魏之間謂之筴

今江東云筴也

增又曰或

謂之籩曲自闕而東謂之簟其直丈而粗者謂之籩篠

周楚魏之間謂之倚佯自闕而西謂之符簾 書曰敷

重篋席黼純敷重筍席玄紛純注云篋桃竹席也白黑

之繒以純緣也筍弱竹也玄紛純以玄黑之繒雜為之

緣也並天子朝燕之簟 原毛詩曰下筦上簟 增禮

記曰事父母舅姑斂席與簟縣衾篋枕斂簟而禡之

又曰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 原又曰夫不

在斂枕篋簟席褥器而藏之 又曰莞簟之安而蒲越
藁秸之尚 孫卿子曰輕暖平簟而體不知其安 淮
南子曰蓆之上先萑簟樽之上先玄酒先王貴之先本
而後用末也

簟二

增西京雜記曰武帝以象牙為簟賜李夫人 原漢獻
帝傳曰尚書令王允奏曰太史令王立說孝經六隱事
能消却姦邪嘗以良日允與立入為帝誦孝經一章以

丈二竹簞畫九宮其上隨日時而出入焉及允被害乃

不復行 王隱晉書曰車永為廣州刺史永子溢多使

工作象牙細簞工患之乃共舉出永 晉公卿禮秩曰

太宰何曾遜位賜簞褥一具 世說曰王忱見王恭六

尺簞謂有餘求之恭以送遂坐薦上忱大驚恭曰吾平

生無長物 增宋書曰尚書令王儉嘗集才學之士類

物以隸之隸事多者賞之惟何憲為勝乃賞五花簞白

團扇坐簞執扇容氣自得秣陵令徐摛後至操筆便成

舉坐賞擊摘命左右抽憲簞自掣取扇登車而去 唐
書曰武后時嬖臣張易之為母為犀簞貂褥 盧氏雜
記曰侯君集破高昌所得金簞甚精御府所無

簞三

原黃篋

赤花

庚翼與燕王書曰今致丈二細桃枝簞
十黃篋雙文簞二王獨受黃篋雙文簞

一枚 晉東宮舊事曰太子
納妃有烏韜赤花雙文簞

增象牙

龍鱗

西京雜
記趙飛

燕女弟居昭陽殿中設白象牙簞又詳
古詩滑如鋪薤葉冷似臥龍鱗

白薤

紅藤

白居易詩白如鋪薤葉蘇軾詩曲股薤
簞有佳處北戶錄曰瓊州出紅藤簞

原桃枝

桃

笙

東觀漢記曰馬稜為會稽太守詔詰會稽車牛不務堅強車皆以挑枝細篔簹左思吳都賦曰挑笙象篔簹

韜於筒中按挑笙竹篔簹也與象牙篔簹皆藏於竹筒而致貢

增結花

含霜

文選曰結花者

為紈篔簹

謝玄暉

貽韓愈

贈永叔

唐鄭羣以竹篔簹

詩曰珍篔簹夏含霜

陽修曰有客贈余以石枕與所藏笛竹篔簹皆佳物也余既喜睡因甚愛之輒為短句奉呈原父聖俞二君子

詩俱詳

會稽獻竹

林邑貢金

西京雜記曰會稽獻竹篔簹供御世號為流

黃篔簹

蕭子顯齊書曰林邑王

永明九年遣使貢獻金篔簹等物

篔簹四

原楚篔簹

王鑿竹篔簹賦曰楚篔簹陳於玉房巴箱列於椒臺

珍篔簹

文選詩曰珍篔簹清夏室竹篔簹也

夏簟

夏簟清兮晝不暮又杜
甫詩留客夏簟青琅玕

增臥簟

杜甫詩酒醒思臥簟

蓬簟

諸葛亮轉教曰計一歲
運用蓬旅簟千萬具

席簟

潘岳悼亡詩曰展
轉盼枕席長簟竟

牀空

平簟

東觀漢記殤帝
詔省荏弱平簟

弱簟

王廩春可樂
曰弱簟平端

竹簟

雲仙散錄曰房壽

風簟

宋曾鞏詩曰已
令酒屋鋪風簟

色寒

李白詩曰

六月召客坐竹簟

光耀

韓愈咏簟詩曰呼奴掃地
鋪未了光彩照耀驚童兒

八尺簟

簟色寒

又曰捲送八

五人簟

唐六典曰澧
州出五人簟

尺含風漪

簟五

增詩唐韓愈謝鄭羣贈竹簟詩曰蘄州笛竹天下知鄭

君所寶尤瓌竒攜來當晝不得臥一府傳看黃琉璃體
堅色淨又藏節滿眼凝滑無瑕疵法曹貧賤衆所易腰
腹空大何能為自從五月困暑溼如坐深甌遭丞炊手
磨袖拂心語口慢膚多汗真相宜日暮歸來獨惆悵有
賣直欲傾家貲誰謂故人知我意卷送八尺含風漪呼
奴埽地鋪未了光彩照耀驚童兒青蠅側翅蚤蟲避肅
肅疑有清飈吹倒身甘寢百疾愈却願天日恒炎曦明
珠青玉不足報贈子相好無時衰 曹松白角簟詩曰

角簟工夫已到頭，夏來全占滿林秋。
若言保惜歸華屋，祇合封題寄列侯。
學卷曉冰常怕綻，解鋪寒水不教流。
蒲桃錦是瀟湘紙，曾得王孫價倍酬。
又碧角簟詩曰

細皮重疊識霜紋，滑膩鋪牀勝錦茵。
八尺碧天無點翳，一方青玉絕纖塵。
蠅行只恐烟黏足，客臥渾疑水浸身。
五月不教寒氣入，滿堂秋月冷龍鱗。
宋歐陽修枕簟

詩曰：端溪琢出缺月樣，蘄州織成雙水紋。
呼兒置枕展方簟，赤日正午天無雲。
黃琉璃光綠玉潤，瑩淨冷滑無

埃塵憶昨開封暫陳力屢乞殘骸避煩劇聖君哀憐大
臣憫察見衰病非虛飾猶蒙不使以罪去特許遷官還
舊職選材任事不堪用見利無慚惟苟得一從僦屋居
城南官不坐衙門少客嗒然惟與睡相宜以嬾遭閒何
愜適從來羸恭苦疲困况此煩熯正炎赫少壯喘息人
莫聽中年鼻鼾尤惡聲癡兒掩耳謂雷作竈婦驚窺疑
釜鳴蒼蠅蟻任緣撲蠹書嬾架拋縱橫神昏氣濁一
如此言語思慮何由清昔時李白愛飲酒欲與鐺杓同

生死我今好睡又過之身與二物為三爾江西得請在
旦暮收拾歸裝從此始終當卷簾攜枕去築室買田臥
穎尾 梅堯臣次韻曰溪上枕剖龍卵石斲匠簞裂蛇
皮紋客從東方一持贈竹色蒸蒸青石抱雲磨沙斲骨自
含潤飽霜弔節無留塵京師豪貴空有力六月奈此炎
蒸劇旱風赤日吹熱來大厦高簷任雕飾頭顱汗匝無
富貧雖有頒冰論官職官高職重冰則多日永冰消難
更得唯公埽室施枕簞迎涼自感東方客東方客應非

俗昏能使賢人心體適賢人何以偏伏人天下才名方
赫赫我吟窮困不可聽晝夜蚊蚋蒼蠅聲蠅如遠雞耳
初感蚊若隱雷空際鳴葛幙頂綻屋蝎墜菅席中裂麻
經橫平生賦分只煎沙安有綠玉琉璃清猶勝昔年杜
子美老走耒陽牛炙死因思楊惲廢時言但願人生行
樂爾公今事業在朝廷去就尤當慎終始待公睡足秋
風來去奉高談揮麈尾 王安石次韻曰端溪琢枕綠
玉色蘄水織簟黃金紋翰林所寶此兩物笑視金玉如

浮雲都城六月招客語地生赤日流水塵燭龍中天進
無力客主歎然各疲劇形骸直欲坐棄忘冠帶安然強
修飾恃公寬貸更不疑箕踞豈復論官職笛材平坐家
故藏硯璞玼清此新得歸除堂屋就陰翳公不自眠分
與客知公用意每如此真能與物同其適豈如若曹空
自私却願赤日常炎赫公材卓筆人所驚久矣四海流
名聲天方資取欲扶世豈特使以文章鳴深探力取當
不寐思以正議排縱橫奈何甘心一榻上欲臥頰尾為

潔清賢愚勞佚非一軌顧我病昏惟未死心於萬事久
蕭然身寄一官真偶爾便當買宅歸偃休白髮溪山如
願始看公戮力就太平却上青天跨箕尾 蘇軾寄蘄
簞與蒲傳正詩曰蘭溪美箭不成笛離離玉筋排霜脊
千溝萬縷自生風入手未開先慘慄公家列屋閉蛾眉
珠簾不動花陰移霧帳銀牀初破睡牙籤玉局坐彈碁
東坡病瘦長羈旅凍臥飢吟似飢鼠倚賴春風洗破衾
一夜雪寒披故絮火冷燈青誰復知孤舟兒女自嗷呀

皇天何時反炎燠愧此八尺黃琉璃願公淨埽清香閣
臥聽風漪聲滿榻習習還從兩腋生請公乘此朝閭闔
原啓梁劉孝儀謝始興王賜花紈簟啓曰麗兼桃象周
浴昏明便覺夏室已寒冬表可襲雖九日煎沙香粉不
棄三旬沸海團扇可捐

原書梁簡文帝荅定襄侯餉臥簟書曰筠篔多品篠簞
雜名校色比竒獨此為貴自含蒼紫似久暴於柯亭乍
舒黝素若屢沾於湖水三伏餘炎九折成用便可旅食

南館高臥北牕 又荅南平嗣王餉舞簞書曰濯龍之
木文罽飾壇淮南之臺紫羅為薦未若五離九折出桃
枝之翠筍綺爛霞舒制雲母之修竹南湘點淚喻此未
奇東宮赤花擬之非妙

席一

原釋名曰席釋也可卷可舒也

舒一作釋

說文曰筵竹席

也 增又曰席藉也 原毛詩曰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禮記曰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為人子者居不主

奧坐不中席

注不敢當尊也

又曰奉席如橋衡請席何鄉請

衽何趾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

上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主人跪正席客跪

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 又曰母

踏席

踏躐也登席不由前為躐席

增又曰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

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斂席與簞 原周禮曰王

府掌王之衽席

衽席簞席

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凡大

朝覲設莞席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諸侯祭祀

席蒲筵續純

紛白繡也純緣也次獸皮為席也縹席削蒲蒻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矣畫謂雲氣也

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

三禮圖曰士蒲筵長七尺廣三尺三寸

無純 左傳曰大路越席昭其儉也 論語曰席不正

不坐 又曰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 家語曰明王之

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也還師衽席之上故曰

內修七教而士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匱此之謂明王

之道 增莊子曰人所最畏者衽席飲食之間 鹽鐵

論曰古者庶人蒲席以草經及後踐蒲蒻復筵方薦帛

緣者也 原漢舊儀曰祭天紫壇紺席六采綺席祭嶽

白菅席 史記曰古者封禪席菹藉 盧毓冀州論曰

常山為林大陸為澤蒹葭蒲葦雲母御席地產不為無
珍也 大魏諸州記曰鉅鹿廣阿澤多葦出細御席多

雲母 晉東宮舊事曰太子有獨坐龍鬚席赤皮席花

席經席 增范汪荊州記曰安城郡今屬江州出桃枝

席 拾遺記曰岱輿山有草名莽煌葉圓如荷去之十

步炙人衣服則焦鳥獸不敢近也刈以為席方冬彌溫

以枝相磨則火出矣 地理志曰相州貢鳳翮席登州
貢水蔥席 崔豹古今注曰草名虎鬚者江東織以為
席 唐六典曰京兆出粲草席許州出庶心席揚州貢
莞席滄州出葦席忠州出蘇薰席廣州出竺席

席二

增王子年拾遺記曰黃帝詔使百辟羣臣受德教先列
珪玉于蘭蒲席上 原曾子曰不勞不費之謂明可得
而聞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右臯繇不下席而天下

治 子思曰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紂不降席而天下亂也 韓子曰禹為蔣席頗緣此彌侈矣而國不服者三十三復作茵席彫文彌侈矣國之不服者五十三六韜曰桀紂之時婦女坐以文綺之席衣以綾紈之衣大戴禮曰武王踐阼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之銘曰所鑒不遠視爾所代 尚書曰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宸綴衣牖間南嚮敷重篋席黼

純孔安國注箴挑枝竹也黑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

白之繒以純緣也純音準

底蕞華也綴雜絲也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

豐莞也

西夾南嚮敷

重筍席玄紛純

筍筍竹也玄純黑緣也並天子朝燕之坐

增左傳仲尼曰

臧文仲不仁者三廢六闕下展禽妾織蒲

家人販席與民爭利

又曰晉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

原晏子春秋曰景公獵休坐地而食晏子後至滅葭

而坐公不悅曰子獨席何也對曰臣聞介冑坐不席獄

訟不席獄戶不席三者皆憂也臣故不敢以憂侍坐公

曰善令人下席曰大夫皆席寡人亦席 增又曰景公
飲酒移於晏子晏子曰夫鋪薦席陳簞簋者有人臣不
敢與焉又移於司馬穰苴穰苴曰鋪薦席陳簞簋者有
人臣亦不敢與焉 原 呂氏春秋曰衛靈公天寒鑿池
宛春諫曰天寒起土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
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敝不補履決
不紐民則寒矣 莊子曰申屠嘉兀者也與鄭子產同
師伯昏瞽人合堂同席而坐 韓子曰孟懿伯相魯食

不二味坐不重席 增又衛嗣公時有人於縣令左右
令發禡而席弊嗣公令人遺席曰吾聞汝發禡而席弊
其賜汝席縣令大驚以君為神 原又曰趙簡子謂左
右曰車席泰美夫冠雖惡必戴之履雖善必履之今車
如此其大美也吾將何以履之且夫美而耗上妨義之
道 禮記曰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
聘 說苑曰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坐三經
之席 增檀弓曰孔子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丘也

貧無蓋與之以席 皇甫謐高士傳曰楚老萊子親沒
隱蒙山之陽以杞木為牀著艾為席 原史記曰蘇秦
激張儀令相秦以馬薦席坐之 又曰陳平以敝席為
門 增漢書曰文帝以莞蒲為席 原史記曰任安與
田仁俱為衛將軍舍人居門下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
陽公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裂斷
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問也 漢書曰宣帝時
侍中中郎將張彭祖少與帝同硯席而書 增又曰趙

充國屯田金城奏曰信威千里如從枕席上過師漢
光武紀曰側席幽人原東觀漢記曰更始至長安止
前殿郎更以次侍更始愧慙俯刮席與小常侍語增
又曰來歙征隗囂徑至略陽斬囂守將金梁因保其城
囂乃悉兵圍略陽築堤灌城歙固守矢盡發屋斷木為
兵上自將上隴囂衆潰走於是置酒高會勞賜歙班坐
絕席在諸將之上原又曰王常為橫野大將軍位次
與諸將絕席又曰宣帝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上特

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

京兆號曰三獨坐 增又曰鄧訓於閨門甚謹兄弟莫

不敬憚諸子進見未嘗賜席接以溫色 又曰郭丹師

事公孫昌敬重常持蒲編席人異之 原又曰黃香家

貧躬執勤苦盡心供養暑則扇牀枕寒則自溫席 增

又曰趙丙有術曾至渡頭求船不得乃布席於水而坐

呼風乃過 原又曰張禹為太傅尚書鄧太后以殤帝

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與三公絕席 增高士

傳曰嚴君平成都市賣卜詔徵不起蜀有富人羅仲與君平善問何以不往曰無車糧仲即與具車馬糧料君平曰吾病有餘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也仲曰吾一席直萬金子無擔石乃云有餘謬矣謝承後漢書曰衛良字叔賢拜尚書令病罷官還家家無完席賓客省之者坐桑下談論飲水去原又曰汝南薛惇字子禮為北海長史家貧坐無完席妻曰君無俸祿給子孫復無完席耶

惇以善席與妻自坐其敗者妻慚不敢復言 增會稽

典錄曰隆修字奉遷為豫章太守廳事薦編至絕不改
以羣俗不整常卷坐席唯徐穉李贄數請問乃待以殊
禮 原汝南先賢傳曰鄭敬字鴻卿以茅葭為席常隨
杞柳之陰 謝承後漢書曰許敬字鴻卿時吏有誣告
者會於縣令坐敬拔刀斷其席曰敬不忍與惡人同席
世說曰魏管寧與華歆同席讀書有軒冕過門者寧
讀書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增文士傳曰吳議郎張純與張儼朱異共詣驃騎將軍

朱據據聞三人才名告各為賦然後乃坐純乃賦席曰

席為冬設簟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 晉書曰王

渾為將軍鎮壽陽虛懷撫士坐無空席 晉建武起居

注曰立敬后廟薦席不用綠緣 晉書簡文帝紀曰帝

少有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不以居處為意凝塵滿席

湛如也 鍾元良吏傳曰吳隱之字處默鄆城人轉廣

州刺史返舟之日惟身而已宅有茅茨六間坐無完席

以蓬為屏風 搜神記曰羅威字德行性至孝母老天
寒以身溫席而後授其處 前燕錄曰高祖鹿年十五
出避難追者急走避民家入其屋以席自障追者入屋
發視無所見遂免 吳均齊春秋曰劉璉字子敬耿介
好禮嘗與故人共車於津陽門內見一女子姿容甚麗
盼睐之璉因抽坐席懸車中以隔絕之其正如此 梁
柳慶遠從兄世隆曰吾昔夢太尉以褥席見賜吾遂亞
台司適又夢以吾褥席與汝汝必光我門族慶遠果開

府 益部耆舊傳曰張充為州治中從事刺史每日坐

高牀為從事設席于地 後魏劉延明傳曰延明就郭

瑀學弟子五百人瑀有女選壻有心於延明別設席曰

吾女欲覓一快壻誰坐此者吾當妻焉延明奮衣坐曰

延明其人也遂妻之 瑯環記曰謝仙女盛夏上玄宗

以生涼之席 唐書曰玄宗子潁王璪為劔南節度大

使玄宗將幸蜀遣璪先赴本郡渡綿州江乘船見以綵

緣席而藉者顧曰此可以為寢處奈何踐之令撤去

又曰代宗時晉州男子郇模以麻鞞髮持竹筐葦席哭于東市以三十二字論時政每字條一事上即名見宋史曰楊綰字公瑾獨處一室凝塵滿席澹如也

席三

原五香

六采

陸翹鄴中記曰石虎作席以錦囊五百雜以五采綫編蒲皮緣之以錦下詳

一席 碧蒲 白莞 拾遺記曰周穆王時西王母來敷碧蒲之席黃莞之薦 宋元嘉起居注

曰御史中丞劉楨奏風聞廣州刺史韋朗於所部作新白莞席三百二十領請以事追免朗官 迴風

半月

趙合德遺飛燕迴風席拾遺記曰薄乘草高五尺葉色紺莖如金形如半月亦曰半月草無

花無實其質溫柔

可以為布為席

增魚鬚

原象牙

成公與內傳曰登白鹿山延成

君入為敷魚鬚之席

神仙傳

增桃枝

粲草

鳳

曰淮南王為八公設象牙席

翻

虎鬚

俱詳席一

原綠熊

增紫茭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女弟居昭陽殿

中設綠熊席二毛長二尺餘人眠而擁毛自蔽望之不能見坐則沒膝其中雜熏諸香一坐此席餘香百日不

歇 杜陽編曰處士伊祈元占召入宮設紫茭席本烏弋山離國獻色紫而類茭葉光軟香淨冬溫夏涼

玳瑁

薜荔

魏劉楨清慮賦曰布玳瑁之席 揚雄甘泉賦曰靡薜荔以為席兮折瓊枝以為芳

原羊皮

增龍鬚

羊茂為東郡守坐羊皮席 下詳席一又詩太上獨坐龍鬚席

秦蒲

海草

唐沈佺期詩曰眠共席秦蒲 宋謝翱詩曰明席織海草

原設熊

鋪金

周禮司几筵職曰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鄭玄注曰謂王甸有司祭表貉所設席也孔疏云天子田

獵既陳有司表貉於陳前是時設熊席右漆几也宋書曰林邑王陽邁其母懷之夢神鋪金席藉地生兒落

席其色光麗夷人謂金之精者為

增舍者爭原故

陽邁即中國云紫磨者因以為名

人避

列子曰楊朱南之沛至梁而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揚子

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注云尊形自異故憚而避之其返

也舍者與之爭席矣注云去其矜夸故也

史記曰丞

相武安侯田蚡娶燕王女為夫人太后詔列侯宗室皆

往賀魏其侯過灌夫強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為壽坐皆

避席伏魏其為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夫不悅起

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曰將軍貴人也

屬之至臨汝侯臨汝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罵

曰生平毀不識不直一錢今長者為壽乃劾兒女咕
聶耳語注云半膝席膝半在席上也屬作畢盡也

黼黻純

麟鳳飾

禮天子諸侯席有黼黻純飾拾遺
記曰燕昭王設麟文席散荃蕪香麟

文者錯雜寶飾席
為雲霧麟鳳之狀

戴益五十

殷重八九

後漢書曰
戴憑字次

仲汝南郡舉明經徵博士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
獨立世祖問其意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
上是以不得就席帝令與諸儒難說帝善之後正旦朝
賀令羣臣說經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
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京師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又曰殷亮為博士講學大夫諸儒論勝者賜席亮坐重
八九席帝曰學
不當如是邪

席四

原白蒲

山海經曰鵲山至箕尾山其人皆鳥身龍首祠神用白蒲為席或作白莞

青蒲

漢書

史丹傳曰丹以親密臣得侍視疾候上間獨寢時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案服虔曰青緣蒲席也應劭曰

以青規地曰青蒲自非皇后不得至此孟康曰以蒲青為席用蔽地也師古曰應說是也

柳席

西京

雜記曰趙飛燕為皇后其女弟上柳

蘭席

曹植九詠曰茵薦兮

葉席又唐書曰南蠻環王椰葉為席

蘭席又范子計然曰六尺蘭席出河

紺席

漢舊儀天子祭地登

東上價七十蒲席出三輔上價百

紫壇用紺

瑤席

楚辭曰瑤席兮玉璵又孟浩然詩曰清光滿瑤席

增筭席

席六重

宋徐積詩曰蒲

葭席

拾遺記曰崑崙山有葭紅色可編為席温柔如毯毛

原

茵筭席正高居

不煖

韓愈曰孔席不暇煖

無完

詳席二又會稽先賢傳曰董崑字文通為太農帑丞坐無完席

不同

孔子曰父子不同席男女不同席又曲禮曰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

不重

左傳曰吳闔閭居不重席

避席

孝經曰曾子避席而請

棄席

韓子曰晉

文公至河令席社捐之咎犯曰席蓐所臥也而君棄之臣不勝其哀鮑昭詩曰棄席思君幄願垂晉王惠

增割席

詳席二

促席

促近其席

同席

淳于髡曰合尊促坐男女同席

原

前席

賈誼傳曰漢文帝召誼至宣室問鬼神之本夜半前席唐詩曰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

增綺席

陸倕石闕銘曰焚其綺席棄彼寶衣

燕席

韓愈詩曰心懷平生友莫能在燕席

雲紈

拾遺記曰瀛洲南有金縷之觀有青瑤瓦覆以雲紈之素席用香水柔莞

濡軒

又曰

方丈山有草名濡軒葉色如紺莖色如漆細軟可紫海人織以為薦席卷之不盈一手舒之則列坐方國之賓

花墜席

人生如樹花或落糞溷或墜茵席

雨霑席

杜甫詩雨來霑席上

玉

牀席

李白詩曰魯國寒事早初霜川渚蒲此草最可驗何必青龍鬚織作玉牀席欣承清夜娛

江

樓席

杜甫詩江樓枕席清

原憂側席

禮有憂者側席而坐

喪專坐

有喪者專

席而坐

以席自障

王隱晉書曰蘇峻亂王坦之妻以席自障得免

增舉席自

障

唐書宰相盧懷慎門不施箔風雨至舉席自障

原織席為業

蜀先主賣履織席為業

織席自給

後漢書李恂為武威太守坐事免步歸結茅屋與諸生織席自給後為兗州牧

盡前盡後

禮記虛坐盡後食坐盡前注云嫌汚席也

五重三重

又曰禮有五重為貴

者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士不重

增滑而且涼

湘東備錄曰唐申王取豬毛刷

淨令巧工織
壬癸席滑而且涼

屈而不損

朝鮮國出滿花席草性柔雖折屈而不損

席五

原詩南齊謝朓詩曰本生潮汐地落影照參差汀洲蔽
杜若幽渚奪江離遇君時採擷玉座奉金卮但願羅衣
拂無使素塵彌 梁柳惲詩日照日汀洲際搖風綠潭
側雖無獨繭絲幸有青袍色羅袖少輕塵象牀多麗飾
願君蘭夜飲佳人時宴息

原銘後漢李尤銘曰施席接賓士無愚賢值時所有何

必羊肫 馮衍席前右銘曰修爾容貌飾爾衣服文之
以辭實之以德 又後右銘曰冠帶之貳從容有常威
儀之華惟德之英 晉傅玄銘曰銘席之左端曰閒居
勿極其歡右端曰寢處毋忘其患左後曰居其安毋忘
其危右後曰惑生於邪色禍成於多言

薦一

原釋名曰薦所以自薦藉也蒲平以蒲作之其體平也
說文曰弱蒲子也可以為薦

薦二

原錦緣

魯連子曰人君所察者三不可不知不知時與不時譬春不耕也不知行與不行譬以方為輪

也不知宜與不宜

草緣

鹽鐵論曰古者皮毛草蓐無苗席之加旃弱之美及其後

譬以錦緣薦也

大夫士複薦草緣蒲平單莞庶人即草蓐索經單蘭蓐

篠而已今富者繡茵翟柔蒲子露林中者獾皮代旃闔

坐平

茵薦

曹植九咏曰茵薦兮蘭席蕙幃兮荃牀

增木薦

漢書曰材官駒發矢

道同的則匈奴之草

原紫羅薦

漢武帝內傳曰帝齋于尋真臺紫羅薦地

筍木薦不能當也

夜二更後

黃莞薦

拾遺記曰周穆王時西王母來敷黃莞薦莞色若金

增給

西王母至

馬撤薦

晉書范逵嘗過陶侃侃母撤所臥新薦給其馬

淚母爛薦

齊庾沙彌母亡所坐

薦淚沾
為爛

褥一

原釋名曰褥人所坐褻辱也 增又曰茵車中所坐用
虎皮也 爾雅曰褥謂之茲 文獻通考曰宋制逍遙
輦有金絲坐褥扶版踏牀褥飾以紅花羅錦踏牀褥一
觀褥十六 又曰宋大禮舊儀御坐金裏裝釘施珠坐
褥紹興十五年八月上謂輔臣曰事天以誠為主苟尚
侈麗則失精禋之意矣乃詔有司製褥毋以珠為飾

金史輿服志曰太常寺檢宋南郊鹵簿五輅有座褥及
行馬褥用銀褐黃青羅錦 又曰皇后重翟車尋儀褥
二踏道褥十 元史輿服志曰玉輅有方輿地褥二勾
闌內褥八皆用雜錦綺

褥二

增王子年拾遺記曰周穆王時紫羅文褥者檀孫國所
獻 東觀漢記曰祭遵有病詔賜重茵 後漢書曰王
暢為南陽太守時以奢靡相尚暢布被皮褥以矯其敝

原張璠漢記曰荀爽字慈明為三公食不過一肉脫粟飯坐皮褥 魏武本紀曰上儉率茵褥取溫無有緣飾 增魏志曰王朗上疏曰老臣悽悽願國家同祚於軒轅之伍某少小常苦被褥太溫則不能使軟膚弱體是以難可防護而易用感慨若常全小緼袍不致於至厚則必咸保金石之性而比壽於南山矣 又曰焦先字孝然河東人也高尚不仕自作蝸牛廬淨掃其中柴木為牀布褥其上天寒搆火以自炙 原吳志曰張昭

非魯肅頗毀些言之孫權不以介意賜肅母帷帳氈褥

吳錄曰孟宗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為作厚褥大被或

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為廣被庶可

得與氣類接

一作孟仁字恭武
江夏人從李繡學

世說曰晉孝武年十

三四時冬天晝日不著複衣夜則累茵褥謝公云體宜
令有常陛下晝過冷夜熱恐非攝養之術帝曰夜靜宜

溫謝公出歎之 晉書曰太宰何曾遜位賜簞褥一具

增會稽後賢傳曰丁潭以光祿大夫還第詔賜牀帳

席褥 鄴中記曰石虎作褥長三丈用錦緣之 北齊

書曰李元忠位儀同三司孫騰司馬子如詣之正坐樹
下對壺獨酌使婢卷兩褥質酒肉二人大歎息大餉米
絹受而散之 唐書曰魏徵太宗嘗賜素褥以崇其尚

杜陽雜編曰唐元載寵姬薛瑤英載為處却塵褥褥
出句驪國云是却塵之獸毛所為也其色殷鮮光軟無
比 宋司馬光曰劉恕自洛陽南歸無寒具光以舊貂
褥假之固辭強與之至潁川悉封還 輟耕錄曰元文

定王沙刺班為學士時嘗在上左右一日體少倦遂于便殿之側偃臥因而就寐上因以藉坐方褥國語所謂朶兒別真者親扶其首而枕之

褥三

增鴛鴦 芙蓉 西京雜記曰趙合德遺飛燕書有鴛鴦褥 杜甫詩曰褥隱繡芙蓉 罽

貂 原鼯鼠 張易之母有牙席犀簾罽貂之褥蛩蛩之鼯鼠 鼯鼠 神異經曰北方有冰萬里厚百丈

鼠在冰下土中其毛長 八尺可以為褥却風寒 增冰蠶 金縷 樂府雜錄唐老子嘗買一

舊錦褥有波斯見之乃曰此冰蠶絲所織暑月陳於坐滿室清涼 輟耕錄曰寢殿西夾有楠木寢牀金縷褥

原紫羅

白豹

拾遺記曰周靈王起昆昭之臺設狐腋素裘紫羅大褥一人以指彈席而

暄風入室

齊書曰褚彥回弟澄為左民尚書彥回薨澄以錢一萬一千就招提寺贖高帝所賜彥回白豹坐

褥

褥

增花褥作褥

香爐臥褥

開元遺事曰學士許瑾每結宴花園中未嘗具

帷設坐使童僕重聚落花鋪於座下曰吾自有花褥之

褥也西京雜記曰長安巧工丁緩作臥褥香爐一名

被中香爐為機環轉運四周而爐體常平可置之被褥故以為名

褥四

增紫褥

舍人院每知制誥設紫褥於庭面北拜廳

繡褥

繡褥花褥列滿堂

原蒲

齊書曰宗測高尚不仕王儉雅重之贈以蒲褥筍席

芳褥

謝惠連賦曰援綺衾子坐芳褥

繡茵

漢書曰霍禹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繡茵憑黃金塗韋絮薦輪

高茵

司馬相如美人賦曰

高茵

文茵

詳褥

錦茵

南越傳曰尉佗臥象牀錦茵

獨坐褥

晉

重設

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

步輿褥

又曰皇太子拜有八尺褥一中褥一步輿

一褥

茵褥調良

蔡邕協初賦曰莞弱和軟茵褥調良

茵褥不安

陸機百

百歲時盈數已登肌肉單四支百節還相患目若濁鏡口垂涎呼吸輦感反側難茵褥滋味不復安

褥五

增詩元吳萊西域種羊皮書褥歌寄李仲羽曰波斯谷

中神夜語波斯牧羊不知數當道刺刀羊可食土城留

種羊脰骨四圍築垣聞杵聲羊子還從脰骨生青草叢
抽脰未斷馬蹄踏鐵繞垣行羊子跳踉却在草鼠王如
拳不同老飫肉筵開塞饌肥裁皮褥作書林寶南州俠
客遇西人昔得手褥今無倫君不見冰蠶之錦欲盈尺
康洽年來貧不貧

增啓梁簡文帝謝勅賚貂坐褥席啓曰東瀛美毳不著
馬彪之儀北朔文茵豈問張敞所記陰炭既重寒井猶
冰特降殊私溫華曲被雖狐白千金織成千種李頌漢

被揚降曹氈不足以髡髯洪慈連類聖澤 原梁元帝
謝勅賜禡啓曰昔漢后錫貂魏君送禡未有玄兔來王
黃龍作貢便覺肅春非遙挹婁無遠

氈一

增說文曰蛩毛可以為氈 釋名曰氈旃也毛相著旃
旃然也 集韻曰氈細罽也 周禮春官掌次曰王大
旅上帝則張氈案 又曰掌皮供毳具為氈以待邦用
事 唐六典曰原夏等州出白氈 又曰安西出緋氈

氈二

增拾遺記曰漢武以氈綈藉地惡轍之喧也 漢書曰
王吉諫昌邑王游獵曰夫廣廈之下細氈之上明師居
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其樂豈徒
銜檄之間哉 齊書曰孔奐為晉陵太守清白自守妻
子並不之官唯一單船臨郡所得秩俸隨即分贍孤寡
郡中號曰神君曲阿富人殷綺見奐居處儉素乃餉以
衣氈一具奐曰百姓未周不容獨享溫飽幸不為煩

北齊書曰裴寬與東魏將彭樂戰於新城因傷被擒至
河陰見齊文襄寬舉止閒雅善于荅對文襄甚賞異之
解鎖付館厚加禮遇寬乃裁所臥氈夜絕而出因遁還
又曰清河三年周師及突厥至并州突厥謂周人曰
爾言齊亂故我伐之今齊人眼中有鐵何可當也遂還
至陘嶺凍滑乃鋪氈以渡之又曰碁雋佞巧能候當
途斛斯椿賀拔勝皆與友善性多詐賀拔勝出鎮荊州
過雋別因辭故見敗氈弊被更遺之錢物 五代史曰

後唐李愚渤海無棣人有疾明宗遣官視之見其敗氈
弊席四壁蕭然明宗嗟歎命以供帳物賜之

氈三

增石青

紫茸

日南傳曰調斯國有石青染氈絳染氈
蘇軾紙帳詩曰暖于蠻帳紫茸氈

楊花糝

雪花鋪

杜甫詩糝徑楊花鋪白氈
黃庭堅詩可怕雪花鋪白氈

氈四

原氈席

漢書食貨志曰氈席
千具亦比千乘之家

增氈筆

撫言曰唐李紆
放舉人榜未及

填禮部貢院字值令史醉以氈筆染不能加
墨迨明方覺濃淡相間反致其妍遂為故事

原荷氈

聖主得賢臣頌曰荷氈被
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
咽氈漢書曰蘇武使匈奴
絕不與食天雨雪齧

雪與氈毛
裏咽之
索佳氈魏氏春秋曰李勝為荊州刺史曹
爽令勝辭司馬宣王因伺察之宣

王謬問勝并州有佳氈可致
之勝出曰太傅耄無能為也
割半氈謝朓見江革敝
絮草席耽學不

倦乃脫所著被并
手割半氈與之
比肩氈陸雲詩曰冬坐比
肩氈比肩獸名也
大花

氈廣志曰羌女人被
大花氈以為盛服
草為氈黃庭堅詩曰鉏
頭為枕草為氈
凡虫生

氈蘇軾詩曰羨子久
不出讀書蟲生氈
寒無氈杜甫詩曰才名三
十年坐客寒無氈
靴

無氈北齊書曰趙彥深靴無氈衣帽穿
敝司馬子如給之用為尚書令史
舊青氈杜甫詩曰

遙憶舊
合花氈梁簡文帝詩曰雲
母牕中合花氈
魏武青氈魏武
與楊

青氈

彪書曰今贈足下
青氈牀褥三具

子敬青氈

語林曰王子敬在齋中
臥偷人取物一室之內

略盡子敬臥而不動偷遂登榻欲有所覓子敬因呼曰
偷兒石染青氈是我家舊物可持置否於是羣偷置物
驚走
自裏以氈魏志曰鄧艾伐蜀自陰平行無人之地
鑿山通道作橋以氈自裏推轉而下

自撒眠氈

俗說曰桓豹奴病勞冷無氈可
臥桓車騎自撒已眠氈與之

氈氈一

增通俗文曰織毛褥謂之氈氈

聲類曰氈氈毛席也

原廣志曰氈氈白氈毛織也近出南海古文稱北漢
之氈氈非其所生案氈氈本作氈音瞿搜織毛褥也

增諸葛亮詔答恢曰行當離別以為惆悵今致氍毹

一以達心也

氍毹二

原繭絲

魏略曰大秦國以野繭絲織成氍毹其
文有赤白黑綠紅絳金縹碧黃十種色

羊毛

南州異物志曰氍毹以羊毛雜羣獸之毛織
鳥獸草木人物雲氣作鸚鵡遠望軒軒若飛

增美人

贈

張衡四愁曰美
人贈我氍毹

原北堂坐

古樂府曰請客上
北堂坐氍毹及氍毹

天

竺出

吳時外國傳曰天
竺國出細靡氍毹

月氏出

周書曰波斯國大月
氏之別種也其地出

氍毹

氈毼一

原通俗文曰氈毼細者謂之氈毼施大牀之前小榻之下所以登而上牀也案氈毼亦作氈毯音塔登罽也

氈毼二

原五色魏略曰大秦國以羊毛木皮野絲作之其屬有五色九色氈毼海東諸國所作也百

種異苑曰沙門有法存者住廣州善醫術遂富有八尺氈毼作百種形象又有沉香八尺板牀太原王淡為

刺史大兒邵之屢求二物法存不與王殺而籍馬法存後形見於府內王尋得疾亡邵之又喪

馬鞍

置東觀漢記曰景丹率衆至廣阿光武出城外馬坐鞍置氈毼上設酒肉

增軍帳施馬

奏馬賢於軍中帳內施
毘毘士卒飄於風雪

原出毘毘

南史曰中天竺國出好裘毘毘

鋪毘毘

世說曰王子猷詣郗雍州雍州在內未出王見鋪毘毘云阿乞那得此今左右送向家郗出王

曰向有大力者負之去郗無忤

牀檐一

原釋名曰牀前帷曰檐檐垂也 增通俗文曰障牀曰

檐

牀檐二

原綠綺

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綠石綺絹裏牀檐二

增青霞

蘇軾詩曰夢中仇池

千仞巖便欲
攬我青霞襜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七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舉人臣董凝極